

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規範悉備不幸
火于秦傳註于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
夫臯益伊傳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
經枝詞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無所
考證至于今千有餘歲然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
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
焉探聖賢之心于千載之下識孔子之意于百篇之
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精微之蘊深功極
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于書者歟學

東米

郭氏譜卷之五

數文鄭氏書說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宋 鄭朴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堯典中星

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自角至箕東方

之宿也是謂星火

房心爲大火舉中星以見其餘他皆放此

自斗至壁北

方之宿也是謂星虛自奎至參西方之宿也是謂星

昂自井至軫南方之宿也是謂星鳥四方雖有定星

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

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

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

惟仲春之日

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

以殷星仲春

昂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以正

仲夏虛轉而東昂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

南以殷仲秋昂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昂

轉而南以正仲冬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以

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大要如是堯典考中星以正四

時甚簡而明日中宵中春秋分也春陽故舉日秋陰故舉宵月令仲春

仲秋皆云晝夜分所以然者春分日在奎行西陸秋分日在角行東陸黃道去極用等故晝夜刻同

言日永冬言日短仲夏日在北行北陸去極近故晝長夜短仲冬日在壁行南陸去極

遠故晝短夜長按鄭氏言中星所在皆自為考定與註疏舊說不同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象以典刑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卽首制刑書何也
曰始輕刑也古之世惟肉刑而已聖人之于斬割殺
戮豈忍也哉民習乎重不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
措不用於是制爲輕典五流以宥其大者爲鞭爲扑
以待其小者猶以爲未也又爲贖以恕其情之有可
矜與法之有可疑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
以示民使終知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
虛語哉

案此駁漢書
引荀卿之說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

罰之輕重亦隨時之汗隆自虞夏之衰訖于商季意
其姦日勝而刑日加重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

百年之間始復虞夏之舊呂刑之書是也唐虞成周所以號泰和之極者以此然五刑三千皆有贖何也人之常情創見則震駭習熟于耳目則易玩因斯民遠罪自愛之心而施其斬割殺戮可駭之事詳爲賭法以待其有時而入刑者所以養其自愛重犯法之心也嗚呼仁矣舜之贖刑其條目不可得而知矣觀呂刑之序謂之訓夏其詳畧之意亦可想也且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若不可以並生然止于流放竄殛者蓋以流宥之也其敘四凶之罪于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諸語已用輕典之後所以不殺歟

然舜之典輕矣猶曰惟刑之恤哉蓋輕典亦憂其或用也穆王之贖刑已詳矣猶曰朕言多懼者雖贖而猶恐其或誤也嗚呼有國者何可不識此心哉典獄者何可不識此心哉

蒙論堯舜之世一用輕刑之說近熟思之不可不辨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亦非恩怨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

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衍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罪戾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
也夫旣不能止民之惡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
無以自伸之爲寃而姦民之犯于有司且將日以益
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驩兜共工之徒其惡著於心在堯舜朝久矣而不敢
少肆者堯之心如水鏡之於物其妍醜不吾欺也而
人之鑑於水鏡者豈得自隱哉彼其心蓋知夫堯之
見之如見肺肝恐懼慚縮之不暇而暇惡之肆乎惡

無所肆而才爲世用其假息於堯之世宜也聖人之
於人雖不可化亦曰姑惟教之化之未格亦曰姑惟
俟之俟之久矣而終不吾化則所謂不移之愚而怙
終之刑所不得而宥也且堯之德輝被乎四表鳥獸
知之而況於人乎民變時雍而況在朝廷之上日邇
清光者乎終堯之世而不變是無時而變矣豈得留
在庶頑之列以俟其格哉然四子之心術堯舜知之
固也朝廷之士且不知顧方以爲賢而薦之一誅而
天下咸服何也自堯舜發其心術之秘而朝廷之士
察之矣凡小人之惡未嘗不包蓄然未有終能忍而

東坡志林
不泄者未嘗不掩覆亦未有終能護而不彰者舜與
於畎畝之中羣臣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所不悅也
其所包蓄者泄而拚覆者著矣亦幸而在於用輕典
之世哉

而難任人

任人何與乎蠻夷曰遠人不服非內政之不修則邊
隙罔間也任人善以柔佞軟熟而蠱君之心術逢君
之所好一爲所惑則必怠忽而荒政或好大而喜功
治紊而亂形且兆何以服乎蠻夷故惟敬德不怠安
靜無欲者遠人之所慕而小人之無所利者也

五刑有服

舜之繼堯以州則增而益以刑則輕而詳州之益聲教暨遠也刑之輕於變之後也然觀鞭扑流贖之設肉刑宜若遂措而臯陶作士猶曰五刑有服何也聖人愛天下之心雖無刑焉可也力行吾德以善天下之俗俗善矣而不敢必吾之德能使天下人皆稷契家皆臯夔也此五刑五流猶以並告臯陶歟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三居者居遠居近與居遠近之中苟刑入於宥則以輕重遠近對處蓋原情而用法也說者以原野朝市爲三就猶可也

案此鄭康成王

肅之說

以四裔與九州千里之外爲三居

案此說則非本孔傳

古法之意也何者墨居五刑之至輕宥而流之有以爲輕重之差耳而或以四裔九州千里爲三則輕無所準矣故爲輕重遠近之說者庶幾得其情乎恭罪一也而情各有三焉一而三之不厭其詳所以求失情之闕二字也如得其情則無厭乎愈詳矣穆王五刑之屬三千而疑赦之罰亦三千非密也寬也其實者何也使凡有罪者皆得以入于罰也由是言之以情議罪者果無厭乎法之詳也

書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

古者先德而後力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于學而拆馘執俘反必以告其意深矣惟此義不明然後有廉頗之事而被堅執銳野戰畧地者欲以居文墨議論之上此後世之通患也大禹之功非後世之所謂功也聖人猶屈之於皐陶之下其敘書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蓋功未有不出於謨而宣力四方者不得先於朝堂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國正而朝廷嚴驕蹇怨懟之意銷而飛揚跋扈之心不萌上下相安而禍亂不作矣

汝惟不矜

不矜不伐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無
所累于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
之所願也蓋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于聖賢于
性無所加益而缺一焉則不足以爲盡性知此則任
重道遠惟日不足矣尚何敢矜之有進此而安焉則
達乎天德矣

謙受益滿招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澹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帝王之家法也自反
而仁矣自反而智且敬矣而人未遽吾聽焉不遽責

夫人也曰是吾仁智且敬有所未盡而姑勉焉爾此
帝王之心術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戮防风豈惟刑施
而民悅哉由其遷善遠罪心化於冥冥之中者蓋多
矣死者一二而生者不可勝筭聖人之心亦可以無
憾矣其心曰吾居人上而有不中不才之子弟尚足
以爲賢父兄乎鳥獸草木不遂其性吾心戚焉斯人
也而有死於刀鋸斧鉞者尚足以爲盛德事乎故其
視天下之人雖强悍抗戾勞之來之而不知吾仁正
之直之而不知吾義輔之翼之而不知吾德忿疾之
氣終不設於心而自視歉然若有以深負於吾民也

夫帝王之兵無闕而後動其省躬也至矣其含容嗔
忍而俟之也久矣其教詔誨諭也勤矣然謂吾兵爲
無闕謂吾省躬爲無愧謂吾容之教之爲無餘力遽
然自以爲足則非所謂純亦不已謙尊而光樂天而
無競任物而無我者故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唐虞之君臣其自牧之道蓋如此征苗之後所以班
師而不疑也且帝常事親矣何罪之可負何慝之可
引夔夔齊慄若無所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不曰吾子
職已修而無罪也吾孝心已盡而無慝也底豫而不
格姦卽是心無間斷之所感耳然則舉帝是心而感

之有苗蓋已然之効孰曰不可而必兵之用哉禹師
還而帝德敷千羽舞而苗民格果無用乎兵而可也
舜禹益之心其無憾矣

作服汝明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
之文明彛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
利物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被其象思其義
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千
戚羽旌之

闕二字

如金石絲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

其修以思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滌

其昏而開其明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簠簋尊彝枌歌筍簠之類物有其飾飾有其義不苟然也况垂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獨致飾寓數之爲哉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繩愆糾繆爲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默察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其修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更唱互嘆使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孰能攷君之

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作耳目之
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是德以
稱之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則其
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備乎

夔論樂之效

舜憂庶頑讒說曰撻以記之否則威之禹則曰帝光
天之下誰敢不遜舜曰臯陶方施象刑夔則曰予樂
之作幽如神明而來格隄如虞賓而在位微而鳥獸
則率舞靈而鳳凰則來儀況於人乎樂若是況於德
乎至此則禹所謂車服以庸亦末也況於撻之威之

刑之乎其君臣之間所相戒相勉者其道則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篤恭而天下平進而至於無聲無臭斯至耳故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後世有作古者虞舜弗可及也矣

因民弗忍距于河

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之而諸侯不敢亟叛以先王之餘德遺澤在人者不能忘也太康盤游無度固爲失德然非若桀紂之暴虐也民遽携貳而后羿因得以奪之何哉禹弼成五服其德在諸侯未遠也而王室有大難天下莫有勤王之舉而五子御母猷于洛

汨亦無有矜憐而恤之者又何哉蓋嘗謂唐虞之
世其民愛之敬之畏之不敢少肆於上而神器之去
留一聽於民而不敢爲己私有也盛哉唐虞之

闕二字

民也若保赤子若承大祭若臨大威

以下闕七字

之怨惴惴惟恐小失其意而潰裂四出不可收拾

也帝者以來其道常然民久習而安焉一旦乃有逸

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其國都歷久弗反恬無愛

之畏之之意豈不甚怪大哉其携貳而不忍非弗念

先王之德也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母勤劬

之保傅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惴然孤立遇弗友愛之

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無聊啼號而不禁者非情其兄乃追念父母之恩耳是則民之貳太康也是乃所以思禹之德也觀歌之一章則知太康之所以失矣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故堯不以天下私丹朱而傳之舜舜不以天下私商均而僅之禹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臯夔益稷之徒堯舜亦不肯舍聖而授之賢也何者天下者至公之器也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舍聖而授賢則亦非公也私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敢與諸臯夔益稷之徒故禹之讓于臯陶誠切懇到

至于數四非僞焉而舜命不易焉循至公之理而已
禹治變唐虞法而傳其子啓之賢謳歌獄訟之所歸
猶可言也再傳于太康而遂失邦余是以知至公之
器不可以爲已有而望子孫之不遺也然禹雖傳之
子孫其心與堯舜之心一耳以太康之逸豫苟有聖
賢出而代之禹固樂乎天下之得其所也當是時四
方諸侯環視而莫之救非厭乎禹德也觀堯舜之至
公而知禹之心憂天下之諸侯不恤吾民而不憂吾
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猶之乎揖
遜與賢也何擇焉羿逐太康而立仲康未負於禹也

惟其措心之不出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夏書四篇
甘之戰非盛德事也五子之歌見命之中絕矣聖人
蓋傷之也然則禹之變堯舜與賢之法非矣而何以
爲聖蓋自時之汙隆言之禹爲慮天下之審也

案此說畧

本韓子禹問

自大道言之賢而與又不可必得則傳子爲

常法耳然論唐虞夏之道則甘誓以下爲德衰論夏
道之中絕則責有歸焉敘言太康失邦不待絕而罪
已見曰昆弟五人須于洛汭雖許其親親之怨亦責
五子之不能自強也夫

帝王之政莫先於畏天。平居岌岌然省己修德，惟恐天威之來，蓋欲銷之於冥冥之中，不待其已形而後懼也。故二典之書於天人之際，至嚴一篇數百言而命羲和之說，居其半。舜初卽位，首齊七政，其於天道何其謹也。以後世觀之，某月朔日當食，有司必先期以告天子，詔百官執事修德，刑以待之。其曰天子易服避殿，減膳徹樂，百官守局以俟，天變其嚴猶如此。況堯之君乎？司天文者敢有弗虔其職乎？酒荒于邑，日食不知使君臣上下不得敬戒，以祗天譴，由後世言之，誅不赦可也。況守唐虞之法者哉？此廢時亂日

之罪所以必征而虞夏之道於是乎不絕矣蓋虞夏之道畏天也有扈之征侮五行而棄三正也雖德存而至乎與諸侯戰然其事猶虞夏之所謹也逸豫而失邦弗克畏天也昏迷于天象而征伐行焉夏道其復興焉肇位于亂亡之後而舉動若此其知所本矣當是時強臣擅命四方之諸侯必有相和而跋扈者矣仲康之師不先焉而惟廢時亂日之是先可不細知所本乎可不謂堯舜之用心乎故夏書二篇皆且天重民之事堯舜禹之心也仲尼定書之意蓋如此允侯徃征之者非征伐自侯出也是謀蓋出於允侯

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至工執藝事以諫蓋言先
王克謹天戒於未然之前採臣民之言以省已修德
不待天戒已形而後懼也日有食之天變之至大者
義和之職推步而前知者也今辰弗集于房不先期
以告奏鼓馳走矣而猶罔聞知其罪可勝誅哉其在
政典先時後時猶殺無赦况迷天象至此極乎言其
罪之重也夫以荒淫之人顛覆厥德則王師之來未
必無拒命之事沈湎之居於民上必有汙染俱化之
人然非夫人之罪也故玉石俱焚允侯懼焉夫不輕
于淫湎之一夫而恐兵威之濫乎無辜戒之至也末

稱威克厥愛以戒衆士猶言弗待刑戮也舍刑戮而
言威愛之相勝若曰軍中之事無姑息焉耳則其仁
矣觀允侯誓師之言則其賢可知仲康初政能用允
侯而舉動若此此其所以反虞夏之道是夏道中興
之象而世祚賴以復延聖人所以取是書之意乎先
儒於此篇疑焉者蓋以廢時亂政之弗知日食之事
爲輕故也其未之思乎

案鄭氏此條專以
敷正蘇氏書輔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復歸于亳

夏之衰諸侯不循軌者多矣湯征諸侯始以不祀征
葛慢神之大罪也慢神則無所不至亦酋武王敦寸

之罪也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于商伊尹復歸亳則桀無復悛改之理然後湯師興焉湯誓之敘曰伊尹相湯伐桀言湯之伐桀必俟伊尹未歸則桀猶可爲也此與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之意同惜乎汝鳩汝方二篇之亡也觀伊尹往來夏商則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專歸之湯復何歸哉嗚呼桀紂之惡極矣湯武之舉遲疑詳緩乃如此魏晉之事固不足道立人之朝君未至於不可諫而謂其君不能者孟子謂之賊其君信不誣矣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

伐桀聲罪也升陟不避險阻正兵也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危之也何危乎推湯之本心也兵者聖人之所畏雖以至仁伐至不仁鋒刃旣接勝負之形不可必勝則出民塗炭之中不勝則天下貿貿然將復何恃以歸乎危之故勝之勝之則予畏上帝之責始塞矣大賚孥戮驅誘之術無遺力焉非得已也其心危也夫揖遜與賢而繼以世及又繼以兵取時變愈下視古愧焉而不辭天下之惡名以救斯世不避後世之

實以

闕

二

世昔所未嘗有而自我爲之雖時有汗

隆而理無彼此因時乘理聖之時中而回視唐虞之道有不可及之世下視萬世有亂名實之禍此湯之所甚懼而不忘也雖然後世聖人不幸遇斯世天下望其來蘇如旱雲時雨能不恤吾身起而應之滌煩澡毒舉道暘之人而置之清閼之地澤焦潤枯起復秀之苗於已死之餘湯之所甚懼而不敢釋然者至此可無憾矣故武王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使天下後世無桀則已天下後世而有桀負湯之德居湯之地處湯之時坐視赤子之在水火而不知救其爲慙德抑有甚焉故至仁之舉口實之懼以救

生人以律萬世雖處時之不幸而終無跋扈之象瞻
前顧後原始要終委蛇曲折無所不至其道蓋如此
孟津之渡升陟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紂
之罪若有涼德焉武王之心其又危於湯哉武庚之
不叛則適命不黜不逆其必畔而立之武王之心其
無憾矣嗚呼湯之德至是愈光矣而後世亂臣賊子
尚敢假其名以欺天下而匹夫匹婦卒不耻其名忠
臣義士得以伸其志者由湯武之德皎然可以戶曉
也此聖人所以爲時中而無忌憚者不得以亂名實

書序湯既勝桀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古者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社稷請供犧牲既成粢盛
既饗祭祀以時非有危社稷之行而旱乾水溢則神
之責也故變置社稷聖人會諸侯於東門之外而身通隱顯于
一理故立法舉事如此夫旱乾水溢而變社稷則國
亡而社稷遷宜矣然桀之亡也豈神之責哉勝夏之
後欲遷其社而湯獨不可遷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
君之罪非神之責耳蓋君者民之主一失其道則民
失所庇而神失所依屋社而不遷專責君以示戒此
作夏社之意也後世有屋社之制計必始于湯理或

然歟使湯之前已舉此義則夏社一篇必不作也

書序終卷三腹俘厥寶玉

三腹樂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胡先生曰
古者寶璜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
心告終易代璜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
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
必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之先王
者猶謹如此況神器之大者乎謹其小所以警其大
者寶典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當寶而無德則失
亦可常乎是義也於顧命之篇見其詳

案鄭氏所釋
顧命之義合

仲虺之誥

驕心害德雖聖人亦畏之故以舜命征有苗而益以爲病其言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況於人乎湯勝夏而還未至國都而慙德形焉此其賢臣所以獨幸而喜夫以將天明威而下順乎民黜伏罪人而上應乎天福善禍淫之道得以不僭塗炭水火之民得以更生自舜禹以降厥功茂矣顧不以爲善而以爲懼不以爲滿而以爲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原致治之本也仲虺於是作誥以陳其應天順人之不可已又

因其不自滿假之美而將順之使之終始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甲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其端甚微積而至於耻聞謫失好勝人騁辨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復則甘受佞辭而邪諂日親惡聞忠諫而正直日疏賢人君子宜舉遠引而人君之勢日孤竄斥殺戮肆行而不忌天下之心日離甚則骨肉怨叛而趨於亡矣可不畏哉夫將順其嫫則小善可以成德正救其慝則小惡不能以害善此以道事君者精術之妙用如孝子之直

於無聲視於無形

關二

引詩以斷事君之章所謂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故勝夏之慚湯之所以不釋然而仲虺所以爲喜也齊威公勝楚而執濤塗衛獻公入國而領逆者境變於前而心爲之易位一息之間驕敬異狀血氣之易勝而善心之難存也如此大珣之慚終身勿忘斯可已故以謹厥終惟其始之戒卒焉歸毫之誥有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之言蓋因仲虺之言益之所警也咎單作書明其居成功之道亦仲虺之意哉然不可得而臆之矣

伊尹放太甲

昔仲尼作春秋其於君臣之分甚嚴至以天討加有罪則雖尊而不廢法雖貴而不弛刑蓋幾於用湯武之權矣是何也嘗觀唐虞之書有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其稱民后若無輕重者自天爲民立君言之畧勢分也孟子則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其稱君民若甚倒置者爲平羊用人者言之進湯武也故道有正有權正以體常權以通變常不過中變不失正權也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天下後世之意至

其身臨之而亦不敢避也太甲之初伊尹作三書以訓之今存者一篇其言祖宗之訓天人之理前世存亡之戒詳矣猶不惠於阿衡則繼以苦言聳動而警懼之其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警懼之至也古之仁人君子立人之朝其君不明度已之不能正也則去之而不食其祿不任其事君子許其爲知幾其情不忍捨去與義不可去者則苦言極諫而繼之以死君子許其爲盡節過此則有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反覆諫之而不聽則易位者迹雖不同要皆君臣之罔

終者也伊尹之於成湯豈獨貴戚之比而其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又豈拘拘爲賢者之守節哉故曰伊尹爲是言也所以深警太甲也夫危痛警切之言豈伊尹之所忍發吾以爲懼而彼由之以爲常而若弗聞也則其性淪於所習之中而惡且成矣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等不以罪霍子孟伊尹獨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得已而出於權而非心之所安也故其自言曰予弗狎于弗順而孔子序書直書之曰放且君薨聽於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伊尹何病蓋居憂禮也而未有居於外者君居於外非

主也是敢天下後世簒廢奪攘之漸也是以仲尼定書於湯武伊周之事皆有所甚懼焉仲尼之所懼伊尹因亦懼之矣直書曰放伊尹所不敢辭也夫以伊尹之聖伐桀之事湯不敢自爲遲速進退而一惟命自後子孫之托夫何所疑而營桐宮以居憂邇先王以思訓畢喪三年冕服奉歸終始之際伊尹亦何憾而其心獨矍矍焉至聖人序書猶謂之放以見冠履之分堂階之勢天尊地卑之義毫髮不可紊分寸不可移也以此防民亂臣賊子猶以藉口聖人烏得而不懼故曰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慮天下後世之

意況其用之者敢以爲常而不懼哉然則虞書之言
自君上而言也孟子之諭救時不得已之意也春秋
之法以天道自處兼堯舜湯武之事也書之序春秋
之法也其成湯旣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云者爲桐宮之營張本以明伊尹之初心也曰太
甲旣立不明者危成湯之業也曰伊尹放諸桐者伊
尹不得已之權而爲法受惡也曰三年復歸于亳思
庸敎伊尹之績也太甲克終允德而後歸乃序思庸
於歸亳之下者以明喪畢則歸而非放雪伊尹之慚
德也曰伊作咸有一德者以明伊尹之於太甲其出

其歸皆志於成其德也夫然後伊尹之志較然昭著於天下後世匹夫匹婦之所共志藉口以濟其私者不得以欺匹夫匹婦夫惟匹夫匹婦不可以名欺則亂臣賊子不得以綏其惡而篡弑奪攘之禍庶幾少息矣聖人於太甲之書反覆致意體常而盡變存正以明權故曰春秋之法或曰伊尹之於太甲能必其悔過否乎曰然使太甲不明在未立之前則湯未必以傳太甲惟其既登尊位乍處崇高富貴而動其欲也故曰旣立不明夫動欲於富貴惟置之於不見可欲之地則本心旣餽而復明天理欲晦而復昭矣此

必然之理而伊尹所以必太甲之能悔也觀太甲怨
艾之言則其知悔也至矣可不謂賢乎不然何以能
甘澹泊於三年之久而無過舉也竊意太甲所謂欲
敗度縱敗禮者蓋以微見於視聽言動之間出入起
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故其悔過也易豈若
漢群臣數昌邑之罪也哉觀乎此則霍子孟所謂功
者尙不足云矣

有其善喪厥善

伊尹將告歸戒太甲者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綱與成厥功傳說戒高宗曰有其善喪

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蓋未免於戒也若夫禹治水湯
勝夏武克商拯民於昏墊塗炭之中其功德大矣益
之戒猶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仲虺之戒猶曰
志自滿九族乃離召公之戒猶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三代之臣所以告戒其君皆勤勤於是不謀而同
何也蓋謙則虛虛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
夫以天下之善歸於已而賢又樂告以善道則內以
成德外以出治豈不有餘裕哉滿則寔寔則忠嘉之
言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色而去之以一人之智慮
自用於天下小臣諛大臣欺禍亂之形已成而無有

告之者俄焉覆亡而不自知此必然之勢也故以重
湯武王之聖其於運獨智以馭四海若有餘力而其
臣猶不忘此戒而堯舜之盛稱其德者亦不過曰介
恭克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則知所謂謙者帝德王
功之所由終也其在周易曰謙謙曰勞謙者自牧少
至也曰撝謙曰鳴謙者發於聲音笑貌無所歉也曰
卦之體吉凶悔吝錯居六位有吉而無凶有利而無
悔惟謙爲善然故爲天道之所益鬼神之所福人道
之所好可以涉大川可以服萬民可以用侵伐可以
保終吉聖人極口贊之以示天下後世其意切矣三

代而下時君世主其德之區優劣世之盛衰治亂往往其原皆出於此其間能因事省警常懼此心之或怠者其可不謂究物理達治道者哉貞觀八年有星孛於虛危歷於氏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對曰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而自驕惰克終若始彗何足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卽帝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能臻於此頗有自矜之意而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帝見變良以是乎十有一日而彗滅嗚呼人主一有驕心而星文爲之變異心一知過而天意爲之昭

同帝王於此兢兢而不敢忽良以是也夫以太宗撥
亂之才勝殘之仁混一區宇以致太平史臣以此迹
湯武庶幾成湯功德兼隆自漢以來蓋未之有而小
心兢畏知自矜輕士之害德而深悔之也後世之君
未有太宗之功業自以帝王莫及忽天變而不懼棄
賢人而不思固無三代之臣而如世南之善救其君
之心術亦不可得也豈不殆哉余讀唐會要因竊思
太宗之所以能好賢樂善屈己從諫以致貞觀之治
者蓋本此心之謙虛而向時驕悍不顧之氣象亦銷
矣然其晚年矜己好大勉強聽言或至怫怒導人使

諫之風寢不復見豈讓德之衰而驕氣象之老不自克而賢人君子皆已亡邪此又余之所歎息也

惟先格王正厥事

先格王者先格王心之非也祭有常禮謂之典祀不可豐也不可殺也殺則慢神豐則有徼福者焉於豐殺而知心術之差也繹祭禮也高宗之繹其必有加厚而過禮者發於心術之微見於薦享之際此心一動而物祥應焉人君心術不可不謹也如此蓋加厚而過禮是必徼福之心徼福之心萌於畏死而貪生其甚則有淫祀而求神仙如秦始皇漢武帝唐明皇

其心愈遠豈不可畏哉故祖己謂當先格此心於是
推天命之常理降年脩短惟在乎人爲而天時應之
耳人君之職專在於敬民一舉一動無非繼天爲民
者一念之差則舉動失而天意爲之變矣其可容私
昵之意於事神乎不聽罪者不知過也乎命者天以
祥異戒之其爲甚信而不虛應也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侵共遏密非一也至於武王乘黎則泊
于王都而近亦觀政之事也

案漢儒皆以戡黎爲文王事鄭氏以爲武王乘

黎本蘇氏書說

祖伊所以恐歟祖伊旣曰天旣訖我商命疑

若不可救矣然奔走告于王戒之甚切者猶冀其萬
一也使紂一旦悔過自新則武王必不用兵而商之
天命可復延此亦武王之本心也不有康食者謂祭
無益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也不虞天性者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廸也不廸厥典者狎侮五常也祖伊之
言卽武王數紂之言先儒謂武王觀兵之後紂若悔
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封諸商爲二王之後不復北
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哉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序云一月戊午蓋商正己當絕而周正未建故不稱

正月武王有一月壬辰征伐商之文蓋武王興師之時亦已不用商正也若夫商正未當絕則孟津之師未舉矣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史記云武王克商二年訪箕子而洪範亦云十三祀訪箕子可見也

牧誓

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則武王謂紂爲獨夫謂予有三千人同心同德不誣矣經云四伐五伐乃止六步七步乃止不獨自嚴整爲不可破之勢亦恐鋒刃施於克奔者故戒

徐徐進退彼拒則擊之不拒則不至妄擊也王者之師整暇矜審蓋如此嗚呼仁哉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序稱勝商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也然於此言者不畀九疇彝倫攸敘之義也以箕子歸則彝倫敘而天錫武王矣箕子佯狂去國有不臣武王之意武庚既立則箕子可歸矣箕子之歸爲洪範九疇非爲武王也其後受封於朝鮮則武王亦不敢臣之也

立政

立政以用人爲本以卹獄爲先故一篇之書言宅後

卽及庶獄始言庶言次言庶獄庶事而不及庶言末止言庶獄而不言庶事而曰勿誤其意深矣終篇又命司寇蘇公敬獄蓋國祚之長短全在德刑之相勝周家卜世之永仁勝殘也故以長我王國屬之司寇

呂刑

古者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剕倍差宮六伯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于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扑

二輕刑耳

其心愈遠豈不可異不敢忽良以是也夫以太宗撥

推天命之常理降年脩子以致太平史臣以此迹

耳人君之職專在於敬民一未之有而小

者一念之差則舉動失而天意為後世之

昵之意於事神乎不聽罪者不知過也

祥異戒之其為甚信而不虛應也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侵共遏密非一也至於武

于王都而近亦觀政之事也案漢儒傳

黎本蘇氏書說祖伊所以恐歟祖伊既曰天既訖

若不可救矣然奔走告于王戒之甚切
一也使紂一旦悔過自新則武王必不用

天命可復延此亦武王之本心也不有康食

無益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也不虞天性者昏棄

王父母弟不廸也不廸厥典者狎侮五常也祖伊之

言卽武王數紂之言先儒謂武王觀兵之後紂若悔
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封諸商爲二王之後不復北
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哉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序云一月戊午蓋商正己當絕而周正未建故不稱

其心愈遠豈不可畏哉故祖己謂當先格此心於是推天命之常理降年脩短惟在乎人爲而天時應之耳人君之職專在於敬民一舉一動無非繼天爲民者一念之差則舉動失而天意爲之變矣其可容私昵之意於事神乎不聽罪者不知過也乎命者天以祥異戒之其爲甚信而不虛應也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侵其過密非一也至於武王乘黎則迫于王都而近亦觀政之事也

案漢儒皆以戡黎爲文王事鄭氏以爲武王乘

黎本蘇氏書說

祖伊所以恐歟祖伊旣曰天旣訖我商命疑

若不可救矣然奔走告于王戒之甚切者猶冀其萬
一也使紂一旦悔過自新則武王必不用兵而商之
天命可復延此亦武王之本心也不有康食者謂祭
無益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也不虞天性者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廸也不廸厥典者狎侮五常也祖伊之
言卽武王數紂之言先儒謂武王觀兵之後紂若悔
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封諸商爲二王之後不復北
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哉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序云一月戊午蓋商正己當絕而周正未建故不稱

正月武王有一月壬辰征伐商之文蓋武王興師少時亦已不用商正也若夫商正未當絕則孟津之師未舉矣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史記云武王克商二年訪箕子而洪範亦云十三祀訪箕子可見也

牧誓

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則武王謂紂爲獨夫謂予有三千人同心曰德不誣矣經云四伐五伐乃止六步七步乃止不獨自嚴整爲不可破之勢亦恐鋒刃施於克奔者故武

徐徐進退彼拒則擊之不拒則不至妄擊也王者之師整暇矜審蓋如此嗚呼仁哉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序稱勝商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也然於此言者不畀九疇彝倫攸斁之義也以箕子歸則彝倫敘而天錫武王矣箕子徉狂去國有不臣武王之意武庚旣立則箕子可歸矣箕子之歸爲洪範九疇非爲武王也其後受封於朝鮮則武王亦不敢臣之也

立政

立政以用人爲本以卹獄爲先故一篇之書言宅後

卽及庶獄始言庶言次言庶獄庶事而不及庶言去
止言庶獄而不言庶事而曰勿誤其意深矣終篇又
命司寇蘇公敬獄蓋國祚之長短全在德刑之相臨
周家卜世之永仁勝殘也故以長我王國屬之司寇

呂刑

古者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
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剕倍差宮六伯鍰大辟千
鍰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
不輕于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今
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朴

二輕刑耳

附錄

原序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三才既判之後天畀之聖人而實任彝倫攸叙之責行庠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操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至五紀安行乎皇極者也由三德至福極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居于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惟有九其統則一自漢世儒者爲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其後爲史又皆祖

述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山之學
亦以福極于五福不相通悉歸于皇極之建不建鳴
呼洪範九疇果可以意離合之乎昔者天畀之禹禹
傳之箕子箕子以是諫受不聽武王以之歸遂作洪
範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明入地中明夷
天道在地君道在臣六五君位而箕子居之以洪範
之在箕子也洪範天道也君道也而可易窺乎善湘
幼業書長無所聞竊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
旨遂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然未知有
得于箕子否也開禧三年中秋前五日趙善湘叙

洪範統一

宋 趙善湘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商曰祀周曰年洪範周書稱祀蓋箕子自序其事而周史因而書之也王訪于箕子就見之也武王可使箕子歸周不能使箕子朝王道不可屈也方念天下之民未安其居彝倫不得其叙道在箕子而可臣致之乎武王訪之不失爲尊訪而問之遂陳洪範箕子不爲失節武王所以聖箕子所以仁

也乃言者徐然後言曰嗚呼箕子者感嘆之辭武
王何心于有天下以彝倫之失其叙天命在周武
王不獲已而有之然箕子亡國之宗臣也始見之
頃寧無盡然于心乎惟天陰隲下民莫不欲安其
居而輔相協和之則在有土之君受不能相協民
居使至于亂武王代興未知彝倫攸叙其心恐懼
訪箕子而後問武王之心天之心也所問天之道
也天錫禹洪範九疇而傳之箕子箕子不得其位
行之而武王以箕子歸首及于此洪範之傳不在
武王乎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一箕子之于武王亦難矣徐然後言見其不獲已之一意欲陳九疇而先及鯀禹之事盡言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也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岳舉鯀以治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不能相協民居彝倫斁矣故天怒而殛之不畀洪範九疇殛之者舜而舜以天殛之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天豈不欲畀鯀鯀不能循乎自然之道續用弗成鯀自

棄于天雖欲畀之不可暨禹之興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天豈以
之私禹禹能平治水土彝倫復得其叙則洪範九
疇在禹矣雖欲不錫之亦不可天固何心于其間
哉亦猶受自絕于天數其彝倫箕子之諫不聽是
天不畀洪範九疇武王應天順人而汲汲以彝倫
攸叙爲問則洪範九疇亦在武王矣實天錫之也
箕子可得而不陳乎箕子爲此數語然後陳九疇
也

初一日五行

此九疇之始也九疇何始于五行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自有天地而
五行生焉故洪範九疇始乎五行也或曰洪範九
疇五行五事五紀庶徵皆五而皇極經世書其數
皆四何也曰五行之于土五事之于思五紀之于
歷數庶徵之于風皆皇極經世之道也經世書主
於皇極故其數四而已以皇極足之五矣

次二曰敬用五事

此以下皆自然之叙天地分而水火木金土爲天
地之五行人生乎天地之間而貌言視聽思爲人

之五行得於形象之初而根於固有之性其道則一也聖人出而天下治苟不先敬此五事則吾身之五行先汨之矣何以致彝倫之叙耶

次三曰農用八政

天地有此五行矣聖人敬用此五事矣所以施之天地之間者宜孰先焉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八政者豈非父母斯民之急務乎政非獨此八者而此八者亦天地自然之序有不可或闕也農農事也八政自一曰食至八曰師無其養民皆本之於農

事苟不知務本則八政何由自致其用注曰農厚

也

按釋文馬氏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趙氏以務本釋農字合於古訓

次四曰協用五紀

八政本於天地間之固有而見於聖人五事之敬
用天運乎上地成乎下聖人擅域中之大而不明
乎天道則政亦乖矣故治歷明時取法於天凡有
不協於五紀者皆當致其察也如是則寧有悖違
天道之政爲民害乎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乃皇皇上帝之皇大之不可名言也說文解字

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山之

五福不相通悉歸于皇極之建不建

王
昔者天畀之禹禹

頃寧無

歸遂作洪

居而輔相協和之

居使至于亂武王代興未知

訪箕子而後問武王之心天之心

也天錫禹洪範九疇而傳之箕子

行之而武王以箕子歸首及于此洪範之

武王乎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陴洪水汨陳其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一箕子之于武王亦難矣徐然後言見其不獲

一意欲陳九疇而先及鯀禹之事蓋言得道者昌失

道者亡也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岳舉鯀以治鯀陴

洪水汨陳其五行不能相協民居彝倫攸斁矣故天

怒而殛之不畀洪範九疇殛之者舜而舜以天殛

之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天豈

不欲畀鯀鯀不能循乎自然之道續用弗成鯀自

也乃言者徐然後言曰嗚呼箕子者感嘆之辭武
王何心于有天下以彝倫之失其叙天命在周武
王不獲已而有之然箕子亡國之宗臣也始見之
頃寧無盡然于心乎惟天陰隲下民莫不欲安其
居而輔相協和之則在有土之君受不能相協民
居使至于亂武王代興未知彝倫攸叙其心恐懼
訪箕子而後問武王之心天之心也所問天之道
也天錫禹洪範九疇而傳之箕子箕子不得其位
行之而武王以箕子歸首及于此洪範之傳不在
武王乎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陴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一箕子之于武王亦難矣徐然後書見其不獲已之一意欲陳九疇而先及鯀禹之事蓋言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也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岳舉鯀以治鯀陴洪水汨陳其五行不能相協民居彝倫斁矣故天怒而殛之不畀洪範九疇殛之者舜而舜以天殛之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天豈不欲畀鯀鯀不能循乎自然之道續用弗成鯀自

棄于天雖欲畀之不可暨禹之興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天豈以
之私禹禹能平治水土彝倫復得其叙則洪範九
疇在禹矣雖欲不錫之亦不可天固何心于其間
哉亦猶受自絕于天數其彝倫箕子之諫不聽是
天不畀洪範九疇武王應天順人而汲汲以彝倫
攸叙爲問則洪範九疇亦在武王矣實天錫之也
箕子可得而不陳乎箕子爲此數語然後陳九疇
也

初一日五行

此九疇之始也九疇何始于五行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自有天地而
五行生焉故洪範九疇始乎五行也或曰洪範九
疇五行五事五紀庶徵皆五而皇極經世書其數
皆四何也曰五行之于土五事之于思五紀之于
歷數庶徵之于風皆皇極經世之道也經世書主
於皇極故其數四而已以皇極足之五矣

次二曰敬用五事

此以下皆自然之叙天地分而水火木金土爲天
地之五行人生乎天地之間而貌言視聽思爲人

之五行得於形象之初而根於固有之性其道則一也聖人出而天下治苟不先敬此五事則吾身之五行先汨之矣何以致彝倫之叙耶

次三曰農用八政

天地有此五行矣聖人敬用此五事矣所以施之天地之間者宜孰先焉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八政者豈非父母斯民之急務乎政非獨此八者而此八者亦天地自然之序有不可或闕也農農事也八政自一曰食至八曰師無非養民皆本之於農

事苟不知務本則八政何由自致其用注曰農厚

也

按釋文馬氏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趙氏以務本釋農字合於古訓

次四曰協用五紀

八政本於天地間之固有而見於聖人五事之敬用天運乎上地成乎下聖人擅域中之大而不明乎天道則政亦乖矣故治歷明時取法於天凡有不協於五紀者皆當致其察也如是則寧有悖違天道之政爲民害乎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乃皇皇上帝之皇大之不可名言也說文解字

通釋曰極棟也屋脊之棟言衆木之極至也經曰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之甚明不曰大中者言皇
極之道有非大中之所能盡也九疇之數以五爲
極九疇之叙以極爲五始于五行終於六極皆皇
極爲之用也皇極不建則九疇不叙而彞倫斁矣
次六曰又用三總

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
成數也天地之數止於五一五爲六以五而成乎
一也皇極之道中立於五至一之理不可易矣然
日中必昃有中必有不中所以抑其過而勉歸於

中則在夫建極之君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所以
成乎皇極之道也又治也惟聖人能致其又所以
爲建極之道歟

次七日明用稽疑

三德所以輔乎皇極者也然太道旣分皇極之用
散在萬殊無精粗無大小如是而爲道如是而非
道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吾恐不能無疑於其間
遂立卜筮而稽之曰明用稽疑則稽疑當主乎明
苟無明見則流於邪說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

雨暘寒燠風之在天者實本於聖人之一身知所以稽疑而不知驗之於天則此一念差天時從之惟聖人視天人爲一致念念不敢忘有不順於上則修身省行於其下常恐五事之敬有時而虧而五者之應不以其叙也如是而聖人修己之道備矣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疇何爲止於九以言乎天地生成之數則常止於十也曰不然夫數之有一非一也數之始也昔之爲太極而後之爲皇極者乃一也一判而爲數

數始乎一而其一遂遷焉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所謂一者乃復居乎四八之中是爲五也故九疇之數止於九建極之數也非生成之數也嚮勸也威戒也聖人斂福以錫民猶恐其忘之故其終復以五福六極勸且戒焉凡是九疇皆有叙而不紊所以爲聖人經世之大法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太極始分而爲乾坤乾一變而爲坎坤一變而爲離是生水火乾再變而爲震坤再變而爲兌是生木金水火得乾坤之中氣木金得乾坤之偏氣是

爲四象也土者坤之承乎乾而厚載物者也合乾
坤之氣而成位乎下故行水火木金之中而爲統
一之道也

此是說天地間之生數萬物之始無非水也故曰
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
三生本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五
生土地以十成之大約天生之則地成之地生之
則天成之不過只是陰陽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
陽旣合此五行之所以生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曰五材所以爲民用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
金從革土稼穡皆固有之性而見之於發用也土
無定用故無定稱爰亦用也凡行乎水火木金之
中者皆土之用獨言稼穡舉其養民之大者水火
木金而非土用稼穡則民不得而自養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五行養民之味也鹹苦酸辛味之不適於口者
人皆安之而不以爲異必其鹹苦酸辛而甘者也
甘味之美者也爲五味之主也五味非甘而人或
有嗜之者嗜之偏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人稟天地之靈以生出與物接則有五事焉貌言
視聽思皆一事也而貌言視聽悉本于心思之發
用當無一不致其思也貌而後言言而後視視而
後聽亦自然之叙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貌言視聽人之四象也思貌言視聽之皇極也曰
恭曰從曰明曰聰曰睿皆其固有之發用貌恭言
從視明聽聰而不有思睿立乎其中則必有過不
及之差矣睿通乎微密之盡也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肅又哲謀聖修己之成德也然肅又哲謀皆修己之一德而所以集大成者作聖也苟肅非聖之肅又非聖之又哲非聖之哲謀非聖之謀則必有差矣不足以言成德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凡是八者皆養民之急務不可或闕也本末先後亦有其叙先儒言之詳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月日星辰天之四象也歷數歲月日星辰之皇
極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女保極

五福者皇極之福也合天下之道而歸于聖人之
建極則五福斂于聖人之一已敷皇極之教而使
天下皆歸于皇極則天下之福自聖人錫之故曰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至民化其土日用而不
知所以錫汝保極于汝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此以下言凡者皆其條目也庶民之無淫朋無比德惟在于一人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皇極之君用人之道也五福之四攸好德皇極之君待天下如是忠厚彼或曰予攸好德則信而用之與其攸好德之福吾將勉之歸于皇極之道也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旣用之而有不虐癸獨畏高顯有能有爲咸進其行則汝之國昌矣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五福之二曰富旣富以祿而不忠于國爲時罪人矣主雖欲錫之福彼不知攸好德適足以爲累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此以下重複言之卽皇極之敷言也無偏陂無好惡所以戒其臣民一遵于皇極之道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蕩蕩平平正直皆皇極之形見於發用者也欲其遵皇極之道故以皇極之發用告之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旣告之皇極之發用又告之皇極之指歸蕩蕩平平正直會其有極也言所遇皆極也當知吾心元有此極出而求之亦此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此曰者申言之無偏無陂以下旣敷陳而言之什
又申言之曰此皇極之敷言乃教化之常訓合乎
天道天之訓也不可違之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此言皇極之君不以勢位臨天下凡庶民能行是
訓則可以近天子之光華固無貴賤之間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曰耄斷之之詞觀皇極之君教民之心纖悉曲
盡非至不可教則未嘗不盡此心而教之誠如父

母之於子弟故末章斷之曰此父母斯民而王天下也

太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彊友柔克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皇極平康之治也然世變推遷固有之性不能勝其偏陂好惡之私或剛或柔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疆弗友者失之剛彊友者失之柔皆非中道也剛克柔克所以抑其偏而歸之皇極之道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潛似和變而有不可測故亦剛克高明似弗友而可以理服故柔克之剛柔異用而悉歸於中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潛貳

作福作威王食人君之事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不可也五者君之道六者臣之道臣而迫於君故防微杜漸不得不謹所以爲皇極之道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貳立時人作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註曰善鈞從衆亦皇極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筮

心爲皇極之宗必先謀及乃心然後卿士庶人卜

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
康疆子孫其逢吉

謀之乃心旣從矣而卿士龜筮庶民亦皆從焉是
安行乎皇極之道也宜乎得福之厚后世舉事動

是違衆故治少而亂多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
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

或從或逆亦從衆事有權時之宜則從衆者亦權
一宜之中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一三逆二從逆者衆其事非關乎外則猶可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自以爲可行而卿士庶民卜筮皆以爲不可苟違

乎衆則凶隨之矣後世自用之君違衆而好不靜者果何利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暘燠寒風天之生物五德也雨以潤暘以乾燠以長寒以成皆其德之一也不有風行其間則固而不化物必有靡於浸淫枯於焦朽腐於蒸蘊絕於凝沍者矣故雨暘燠寒不能違乎風皆沴氣也

何以生物聖人以此驗五事之敬

案詩正義引鄭注曰風土氣也

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也趙氏之說本諸鄭氏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來備則生殖極其盛一極備凶者皇極不建
則五者應不以時而凶備矣一極無凶者皇極建
而五者之來各以其叙而福備矣極一也備凶無
凶之異皇極之建不建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五行之一曰水五事之一曰肅庶徵之一曰雨五
行之二曰火五事之二曰乂庶徵之二曰暘五行
之三曰木五事之三曰哲庶徵之三曰燠五行之

四曰金五事之四曰謀庶徵之四曰寒五行之五

曰土五事之五曰聖庶徵之五曰風

案鄭注曰木氣爲雨金氣

爲暘火氣爲煥水氣爲寒土氣爲風起氏定五行所屬本吳氏仁傑與鄭義異

是三者其

一理歟曰一理也水雨肅皆坎之象也火暘又皆

離之象也木煥哲皆震之象也金寒謀皆兌之象

也土風聖則行乎四象之中坤承乎乾之象也水

火木金土雨暘煥寒風生於天地之初而肅又哲

謀聖生於人倫秉彝之始皆稟此氣雨暘煥寒風

爲在天者肅又哲謀聖爲在人者水火木金土爲

在天地之間者其氣未嘗不相通財成輔相使土

下流通而無間其責則歸於代天子民之君矣故
肅又哲謀聖有不蔽于下則雨暘燠寒風不時應
於上影響之從不可誣也狂僭豫急蒙肅又哲謀
聖之反也蒙昧也一味於道則狂僭豫急隨之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反一念之間
耳故肅又哲謀之不麗乎聖則爲狂僭豫急之昧
矣天時應乎上宜雨暘燠寒之不以時也時與恒
天與人初無二本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子思
曰君子而時中惟聖人有此時故上天之時應時
本乎人也恒時之反也以人事之恒而感天時之

恒亦理之所必至也嗚呼五事可不敬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天位天工皆當取象于天時大小各有其職毋相侵越亦猶一日之積而成月一月之積而成歲不可得而易也順此則年穀豐登而家國治反是則年穀不登而家國不寧其驗明矣星則庶民

之象也有好風有好雨民之情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歷數之不可違而民情之不可忽也庶徵之驗既求之于五事而又以天時之五紀參乎王卿士師尹庶民之象正理一貫達乎上下箕子及此可謂盡乎天人之際矣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皇極福之極六極凶之極皆此理之極至故推言順乎皇極則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

命五福應之也違乎皇極則曰凶短折曰疾曰憂
曰貧曰惡曰弱六極應之也人誰不慕五福而畏
六極至是其知所向矣嗚呼皇極之君其聖矣乎
箕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也洪範一書亦庶幾于素
王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
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
八卦奠位而包皇極于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
于外此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
而後行天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可以無九疇

天不能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
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
道天實闡其秘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晦之
也或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爲用而何待乎洪
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
伏羲氏畫之卽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爲六
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
則九疇建極之道默用于聖人之經世九疇旣
著則洪範之書遂爲經世之大法易與洪範固
無二本也嗚呼伏羲畫八卦而王天下禹叙九

疇而興有夏至殷之衰八卦在美里九疇在明
夷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洪範復歸于周卜世
三十卜年八百而過其歷者良有以也有天下
者監于茲焉善湘又叙

洪範統一卷一畢

序

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爲依託信也然三家者依託而熙時子非依託也乃熙時子依託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秦伯語也熙時者曉然也聽也越絕參同契之流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刊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也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託不足傳而孟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

遂序而存之也碧梧老人馬廷鸞書

孟子外書四篇卷一

宋 熙時子 注 左綿 李調元 校

性善辨第一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

荀卿名况楚人遷漢諱易荀為孫

見奚遍反

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

言天之賦

性但有善而無惡其有善惡乃人後起之私

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

有善無惡人也

言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方能有善無惡

孟子曰率

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

逢蟻

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

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喪息退反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

其惡

勝平聲

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污

之是豈水性也哉

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

曼邱姓不擇名孟齊人曼音萬

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

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

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子上名白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

生於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姚墟石紐蒲南台疆並地名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

之壽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

學也

此章戒人不學而
牆一如聾瞽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

幼嬉戲爲墓閒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

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街事孟母曰此亦

非所以居我子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

母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

此卽世俗所傳
孟母三遷事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

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

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輟中止也
誼謹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
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
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
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蒞
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
也非婦無禮也孟自責不敢去婦

踞列女傳作祖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
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
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
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

五飯羶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種之飯羶彌筆反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

徒也

和去聲夫吾扶切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

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云
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

淫也

專一其性禁止其淫行去聲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

公孫龍字子石趙人子為堅白異同之辨者

石曰信孟子曰何為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
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此音

孟子之闕邪說與音余

孟子曰桀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桀敬仲義故齊威

公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

存衛亡國之德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

辟音壁

徐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

往

蘇子蘇秦也

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

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

扶大音

徐辟對曰辟之

祖自南州遷於邾鄆今五世矣於蘇爲睦曰辟蘇

之自出也

南州徐國也邾鄆洛陽也自出謂蘇氏之甥

孟子曰然則姑

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

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可矣

縱音宗

凡十五章

庚子四月四日抱經校

向來

孟子外書四篇卷二

宋 熙時子

注

左綿

李調元

校

校

文說第二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

久

言人徒騁才辨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敝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為己小人為人為己者逸而泰為人者

勞而危

為去聲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

聖人謂孔子也

子上曰言

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
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此心傳也
識音志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二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

公明高孟子門人
馮皮冰反孟子

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肆則人室

之大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此章補金人
銘所未及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

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東桑地名未詳所在

去聲爲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

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公

可慰於九泉兮

韓舍竝上聲於音烏

靈龜隱於萊

丁氏公著云靈古蠅字萊國名後屬齊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為臣而去之後

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

使遺也去聲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

子庚泄柳字

孟子曰古之高人也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

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且

也

子叔孟

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

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

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

夫音扶
樂音洛

孟子去齊宿於畫王蠋請見孟子見之

蠋書邑人
請見奚遍反

王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
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
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
數年而齊國果亂

好去
聲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
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
矣乃出爲帳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

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

禮也

弛緩也惠子名施淵山樂水未詳所在修書亦有此文大同小異

兩去聲更平聲

凡十七章

孟子外書四篇卷三

宋 熙時子 注

李調元 校

孝經第三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
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

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興也庶人之孝大

連少連也

魯釐公之孝無有豈以詩有壽母
之文而稱之歟 釐傳同少去聲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蔡母氏遂曰
鄭氏禮記注

引之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直死孝也

劉氏熙曰茅直騶大夫喪

母哀毀而死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頡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

蔡母氏遽曰伯頡端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市

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縗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

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治平聲孟子三

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

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蓋禮

盡端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

棄墨而歸儒端子為墨子之學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此乃循名責實

之義景影同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

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蒞蒞者殷法雖周亦蒞

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

以益上并古也

綦母氏選曰勛讀如藉陸氏德明曰與肋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立子曰夫子何以三見

齊王而不言

高氏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子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為

氏亦己景丑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

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弊門

子敖王驩字程氏曾曰弊門齊南門弊力博反

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

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

磷讀如連與堅為韻白讀如裴緇讀如哉為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

其類詩故以爲詩而賦之此章見孟子
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混乃結反

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

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爲

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此章卽不爲已甚之意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

伯之罪也

纂母氏遂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之

伯音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代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

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將去聲
母音無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待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

說齊說
公並音

稅不說
音悅

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

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

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

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

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

若此也

夫音扶
卒音猝

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

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齊人稱詠夫聲無

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

之削何也

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商商調之高者好行竝去聲夫音扶

孟子曰

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菽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菽樹菽五穀也音扶度徒洛反

夫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

九州之外也

以衍好爲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如此

凡二十章

之引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

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

學哀毀而死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

劉氏駟

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

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

其有一得乎

綦母氏遂曰伯頴端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治

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綬充虞治櫟公都或治餽

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

治平聲

孟子三

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

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

記孟子居母喪之孝蓋禮

盡哀 孺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

棄墨而歸儒

孺子為墨子之學者 孺他端反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嚴實

此乃循名責實

之義 景影同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

先王謂文侯

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勤勤者殷法雖周亦勤

引之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

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直死孝也

劉氏熙曰茅直騶大夫喪

厚哀毀

而死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

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顓

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

其有一得乎

蔡母氏選曰伯顓端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草

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綴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

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治平聲孟子三

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

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蓋禮

盡端子弟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

棄墨而歸儒端子為墨子之學者端他端反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嚴實此乃循名責實

之義景影同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

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勤勤者殷法雖周亦勤

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

以益上并古也

綦母氏遂曰勛讀如藉陸氏德明日與肋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

齊王而不言

高氏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孟末公子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

氏亦曰景丑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

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饒於犂門

子敖王驩字程氏曾曰然門齊南門犂力博反

再舉觴孟子辭而夫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

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

磷讀如連與堅為韻白讀如裴緇如哉為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

其類詩故以為詩而賦之此章見孟子
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混乃結反

屋廬子曰無為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為非無

為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屋廬子初為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為

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此章即下為已甚之意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

伯之罪也

纂母氏遂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之

伯音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代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

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

以益上并古也

綦母氏遂曰勸讀如藉
陸氏德明日與肋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

齊王而不言

高氏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
末公子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

氏亦曰
景丑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

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弊門

子敖王驩字程氏曾曰
門齊南門弊力博反

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

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

磷讀如連與堅為韻白讀如裴緇
如哉為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

其類詩故以爲詩而賦之此章見孟子
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混乃結反

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

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爲

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此章卽下爲已甚之意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

伯之罪也

綦母氏遂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之

約音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代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

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將去聲
母音無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待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

說齊說
公並音

稅不說
音悅

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

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

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

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

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

若此也

夫音扶
卒音猝

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攝封生高商

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齊人稱詠夫聲無

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

之削何也

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商商調之高者好行竝去聲夫音扶

孟子曰

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菽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菽樹菽五穀也音扶度徒洛反

夫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

九州之外也

以衍好爲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如此

凡二十章

孟子外書四篇卷四

宋熙時子

注

左綿

李調元

贊

校

爲正第四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自思之爾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孟子言孟嘗君不過好名非真

好士也好去聲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

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穆音鳴於乎音嗚呼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

夫音扶

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

女之志則舛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

如之何

夫音扶行中並去聲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

刑罰薄稅歛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為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

孟子過鄒見鄒莊公

鄒國名高氏誘曰世本鄒莊公名顓

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文王

道去聲

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

矇矣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

去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

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使王竝去聲

凡八章

以下闕

其

其

續孟子序

自文中子有續經書唐水部郎中林虔中亦有續孟子然續經竟無傳者郊時之責而續孟今行於世者有名孫元復焉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關于聖門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嘗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又豈非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今觀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而善于敷演亦長于譬喻如曰堯之

比屋可封不有四凶乎紂之比屋可誅不有三仁乎
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斯言蓋得之矣不
寧唯是孟子言必及仁義公之治邑民懷其惠臨難
不求苟免仁之至義之盡可謂善學孟子者矣克齊
林公稱爲吾閩千載不朽之士豈吾欺哉咸淳癸酉
上春莆田劉希仁書

原序

伸蒙子著書于槐里其自序曰如有用我吾言其施
吾學其行其自負之重乃如此設使終身不達抱空
言而死于槐里伸蒙子不終于蒙也哉及其出萬年
爲宰其言亦旣施矣然而終不能救唐之亡者所施
不遐也設使以壽終于其邑則其所施止于是所施
止于是所言過于是伸蒙子將不近于誣也哉惟其
罵巢而死是以平昔之言皆足以取信于天下後世
而其重若泰山伸蒙猶不死矣雖然士有不幸不得
行其志以實其言者古今何限惟真有所見者其平

晉之言自口則仰蒙雖終身不達雖不罵賊而死余
以爲奇士然則言以見志亦士之所不能無也哉至
正十三年歲在昭陽單闕夏四月三山學士陳畱孫
謹誌

原序

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仲蒙子作書續孟此其自任者豈淺淺也然生值唐亂官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于時斥罵逆巢抗首曰刃孟氏可作顧不謂之豪傑大丈夫哉所恨事不載史徒得故老傳說四五百年不休續孟仲蒙子卷目雖具藝文志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本真矣史書果可盡信哉可傳者不錄所錄者又將泯泯而無傳仲蒙子何爲其生死不遇也哉元統三年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子孫于稠巖之野爲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而暴

之天下耳目是不唯以昭忠烈正人倫亦使時俗知
爲善之可願雖掩抑百年猶遇仁賢君子以傳其名
也余旣悲仲蒙之志又嘉曹侯之爲政能有所建明
故爲之叙贊以見有善者名無不聞而循吏之化民
成俗固自有道也贊曰唐室不競以利稗政上替下
陵用勦民命維閩仲蒙抗志端孟昌言仁義以藥時
病不能者天出宰萬年巢賊和帝萬乘南遷百僚鼠
竄比肩從叛一人抗節羣醜亂蒙死則那偷生幾
何較其短長得喪孰多夫旣以身遘恤厥名紀錄失
官惟國無人邑老相傳彌遠昭烈在將五百年始遇賢

原序

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
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不已過乎言者既與則
行者可知已仲蒙子續孟之作將以言詒天下者也
余謂仲蒙方著書時未必先知其身之死于賊仲蒙
既以義死續孟雖不作可也書之存亡史之得失又
焉能爲仲蒙子之有無立祠表義仲蒙亦何心之有
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是乎三山陳英觀叙

卷之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原序

予未冠時嘗見林東一先生寶其上世仲蒙子書同
先君乞言于三山諸先輩至正癸卯予館于林氏與
其弟行一君及其子仲連詳閱其書其間叙跋若林
若吳若黃若陳皆先君友執予所嘗師事者也卽言
而求人已不可得于今日况仲蒙子生數百載之上
哉慨然退思不覺涕下主人因集而出之以附于後
併請予誌之以見一皆之意云孫元復撰

[illegible]

續孟子

唐水部郎中仲蒙子

綿州李

思

慎思虔中撰

貞菴

校定

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子思子復著者蓋以

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篇目

原本分上下二卷

梁大夫一

梁襄王二

樂正子三

公都子四

高子五

公孫丑六

屋廬子七

咸邱蒙八

齊宣王九

萬章十

晉之言自口則仲蒙雖終身不達雖不罵賊而死余
以爲奇士然則言以見志亦士之所不能無也哉至
正十三年歲在昭陽單闕夏四月三山學士陳畱孫
謹誌

原序

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仲蒙子作書續孟此其自任者豈淺淺也然生值唐亂官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于時斥罵逆巢抗首白刃孟氏可作顧不謂之豪傑大丈夫哉所恨事不載史徒得故老傳說四五百年不休續孟仲蒙子終目雖具藝文志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本真矣史書果可盡信哉可傳者不錄所錄者又將泯泯而無傳仲蒙子何爲其生死不遇也哉元統三年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子孫于稠巖之野爲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而

之天下耳目是不唯以昭忠烈正人倫亦使時俗知
爲善之可願雖掩抑百年猶遇仁賢君子以傳其名
也余旣悲仲蒙之志又嘉曹侯之爲政能有所建明
故爲之叙贊以見有善者名無不聞而循吏之化民
成俗固自有道也贊曰唐室不競以利稗政上替下
陵用勦民命維閩仲蒙抗志編以孟昌言仁義以藥時
病不能者天出宰萬年巢賊和帝萬乘南遷百僚冒
竄比肩從叛一人抗節羣醜亂蒙死則那偷生繼
何較其短長得喪孰多夫旣以身遘恤厥名紀錄失
官惟國無人邑老相傳彌遠臨在將五百年始遇賢

原序

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
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不已過乎言者既與則
行者可知已仲蒙子續孟之作將以言詒天下者也
余謂仲蒙方著書時未必先知其身之死于賊仲蒙
既以義死續孟雖不作可也書之存亡史之得失又
焉能爲仲蒙子之有無立祠表義仲蒙亦何心之有
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是乎三山陳英觀叙

原序

予未冠時嘗見林東一先生寶其上世仲蒙子書同
先君乞言于三山諸先輩至正癸卯予館于林氏與
其弟行一君及其子仲連詳閱其書其間叙跋若林
若吳若黃若陳皆先君友執予所嘗師事者也卽言
而求人已不可得于今日况仲蒙子生數百載之上
哉慨然退思不覺涕下主人因集而出之以附于後
併請予誌之以見一皆之意云孫元復撰

續孟子

唐水部郎中仲蒙子

綿州李

思

慎思度中撰
具菴校定

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

夏著者蓋以

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篇目

原本分上下二卷

梁太夫一

梁襄王二

樂正子三

公都子四

高子五

公孫丑六

屋廬子七

咸邱蒙八

齊宣王九

萬章十

宋臣十二

莊暴十二

彭更十三

陳臻十四

續孟子卷上

唐 林 慎 思 撰

梁大夫一

梁大夫見孟子問曰吾聞夫子教王遠利而易以仁義有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見凍餓于路者非其親而救之脫衣以衣之輟食以食之及已凍餓幾死是其親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噫是大夫從王厚利而薄仁義故也厚利率民民爭貪欲苟有獨持仁義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昔楚有靳氏父子相傳以溫鵠醉人者客過其門則飲之未嘗不斃于路矣

卒有孺子能哀客而告之然後鳩十九不行焉洎斯
氏怒反鳩孺子矣然而斬氏家習不仁也孺子身終
爲仁矣一身盜爲仁而罪一家習不仁其家孰容乎
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凍饑也是謂身盜爲仁矣乃
已之凍餓不得人之救者豈非其家不容乎大夫皆
能與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義移薄仁義之心而在
利則上下移矣然後仁義非盜而有也欲人不容其
可得乎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梁襄王二

梁襄王使人求于孟子孟子再往襄王儀服不整而

見孟子孟子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王每見車
若此何以則民乎王曰吾以天下未定國無以安方
惕惕然貯憂乎中豈遑以威儀爲務乎孟子曰王苟
能恩信來其民必先以容儀正其身夫禮存不以寒
暑也暑可畏得以袒膚爲敬乎寒可懼得以縮臂爲
恭乎王謂憂國未安不遑以容儀爲務何異畏暑而
袒膚懼寒而縮臂邪苟王憂國既然則大夫憂家士
庶憂身亦然咸曰不遑以容儀爲務使上下無儀矣
君臣父子何以則乎梁襄王翼然曰吾敬從夫子之
教

樂正子二

樂正子見孟子曰吾國之君常耽酒嗜音俾俗不治
克欲以治道諫之夫子何以教克孟子曰魯君耽嗜
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他日魯平公脩樽罍之器陳
金石之音樂正子曰君獨好此致魯俗不治不若與
民同之則其庶幾乎平公遂召致魯民卒命樽罍俱
執使金石咸奏魯民大酣他日俗益不治樂正子復
見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教子諫魯君耽嗜與民同
之君反若是貽民之怨豈謂與民同邪且禽必棲于
木魚必泳于川使易禽于籠孰若木之安乎移魚于

沼孰若川之樂乎民居魯國若禽之在木魚之在川

也魯君耽嗜召民于側是猶易禽于籠移魚于沼也

使民且恐且懼豈暇耽嗜而同于君乎吾所謂與民

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賦于君使民用常足

然後君有餘而宴樂民有餘而歌詠夫若此豈不謂

與民同邪詩云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此之謂也樂正子復以是諫平公平公不悅臧

倉曰克之所陳孟軻之言也曩君欲乘輿出見孟子

臣常諫之今孟子怨君不見故教克惑君君惡信是

哉平公怒他日有人告于孟子孟子曰天富道于予

魯國之君其能窮子乎

公都子四

公都子問曰吾聞諸齊人言蜺鼃所以諫于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是夫子之謀邪孟子曰然公都子曰齊人有言曰夫子能爲蜺鼃不能自爲而何孟子曰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夫吾所以疾脫鼃鼃非他也以昵王故耳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嘗命其婦與焉婦有不忍從者呼隣女爲謀而脫之然而隣女不親于齊婦也殺人未嘗與也所以爲齊婦謀者齊婦之急也不爲已謀者于已非急也今蜺鼃誠猶齊婦也

齊王面南蜺鼃而北吾未嘗與焉所以爲蜺鼃謀者
于我能急邪汝信齊人言齊人安知吾所爲乎

高子五

孟子將去齊高子曰王欲授夫子室夫子舍之而去
然王意于夫子不爲不厚矣夫子或缺所以脫王必
補之今何爲不止孟子曰吾嘗觀齊王之意也先有
執雅樂之器進于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嘗樂也後
有執靡聲之器進于王王始輕之使奏而未嘗舍也
然而執雅樂之器者王雖未棄王終不能用矣是執
雅聲以得罪于王也今吾以王之未棄也若受王之

祿居王之室王終不能矣是媒吾身以得罪于王也
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適而不遇哉孔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耻也

公孫丑六

孟子去齊反鄒止于晝公孫丑高子從晝人有惑于
孟子曰齊王能悔過修德日新其道鄒之民聞于路
夫子何適哉孟子不憚經宿于晝高子以爲孟子信
晝人之言而欲不行乃謂公孫丑曰晝人之言于夫
子夫子信乎公孫丑曰諾子請問之入曰衆人之言
信僞孰多孟子曰僞多曰能言天不覆地不載乎曰

甚于斯言天不覆地不載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僞先見其僞欲惑于人其可得乎隱其機而難知其僞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設筭于野隱其機也獸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設僞于國隱其機也人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曰孰不懼邪曰君子周防其身何懼公孫丑出曰夫子不信畫人之言哉

屋廬子七

孟子適任見季子喜欲授孟子祿孟子辭而去屋廬子撫然曰連敢問昔夫子居鄒任君嘗以幣交之夫子受今之任任君復以祿授之夫子不受何也曰汝

聞孔氏不疑之盜乎不疑宋人也好饋食于士士有
盜于孔氏者未嘗不懼其盜焉然而不疑豈真盜邪
宋有無肖之氓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貽盜之名矣今
任君待吾誠有孔氏好士焉左右無肖非爲任君盜
邪吾今懼盜之人也吾苟不去未始能報任君也適
足以貽任君爲盜之名

右上卷七篇

續孟子卷上

續孟子卷下

唐

林

慎

思

撰

咸邱蒙八

咸邱蒙問曰吾聞諸仲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舜瞽叟有不父之名何也孟子曰瞽叟不父天顯之也天生大孝于舜使化天下之人也故不生于帝裔而生于庶人不事于常父而事于瞽叟生帝裔則身先貴也身先貴則何以育兆人乎事常父則心先安也心先安焉能成大化之節乎是以取庶人之窮以處舜則使舜無怠矣命瞽叟之惡以化舜則使

舜無怨矣然後率天下之爲人子者得以化舜則使
邪戒天下之爲人父者得不懲瞽叟之惡邪所以舜
有大孝之名由瞽叟化之瞽叟有不父之名由天顯
之

齊宣王九

齊宣王問孟子曰吾欲任忠去邪用得其當唯左右
前後賢不肖孰辨邪孟子曰用之而已矣王曰惡知
可用而用乎曰王誠不見所以用也夫材旣伐矣離
于山谷處于庭廡久則圯墮以封苔蘚以周目之干
外誠不分其松櫟也在斧以削之斤以斲之索其內

然後辨矣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退以恭言
容以莊目之于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在祿以誘之
勞以處之索其內然後辨矣王苟不用則賢不肖何
以別乎

萬章十

萬章問曰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使易地則皆然
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
播種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種乎孟子曰惡是何
言歟夫山者狩水者漁皆捕于物也善捕于物使狩
反于水必能爲漁焉漁反于山必能爲狩焉禹稷居

平世而顯其功非山者狩乎顏同居亂世而守其道
非水者漁乎苟禹稷遊于孔門名不後于四科必矣
其與狩者反于水漁者反于山何以異乎

宋臣十一

孟子問宋臣曰子之王于民何如曰撫之曰何以撫
邪曰民未及歉則開廩以賑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
寒則散帛以給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曾
不若魯民也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百里有
薪也北園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平園乎
其子曰園近願採諸園魯民曰汝勿以近爲易而採

也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遠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盡則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薪盡則天下之薪何有哉子之王于民猶此也民有耕織猶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給之是知魯民教子乎以恩樂于民不知民樂爲情民情則何取乎

莊暴十二

莊暴問孟子曰鯀遭舜殛禹受舜禪其爲孝乎孟子曰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夫鯀遭舜殛公

魯國之君其能窮予乎

公都子四

公都子問曰吾聞諸齊人言蜺鼃所以諫于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是夫子之謀邪孟子曰然公都子曰齊人有言曰夫子能爲蜺鼃不能自爲而何孟子曰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夫吾所以疾脫鼃鼃非他也以昵王故耳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嘗命其婦與焉婦有不忍從者呼隣女爲謀而脫之然而隣女不親于齊婦也殺人未嘗與也所以爲齊婦謀者齊婦之急也不爲已謀者于已非急也今蜺鼃誠猶齊婦也

齊王面南蜺鼃面北吾未嘗與焉所以爲蜺鼃謀者
于我能急邪汝信齊人言齊人安知吾所爲乎

高子五

孟子將去齊高子曰王欲授夫子室夫子舍之而去
然王意于夫子不爲不厚矣夫子或缺所以脫王必
補之今何爲不止孟子曰吾嘗觀齊王之意也先有
執雅樂之器進于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嘗樂也後
有執靡聲之器進于王王始輕之使奏而未嘗舍也
然而執雅樂之器者王雖未棄王終不能用矣是執
雅聲以得罪于王也今吾以王之未棄也若受王之

祿居王之室王終不能矣是媒吾身以得罪于王也
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適而不遇哉孔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耻也

公孫丑六

孟子去齊反鄒止于晝公孫丑高子從晝人有惑于
孟子曰齊王能悔過修德日新其道鄒之民聞于路
夫子何適哉孟子不憚經宿于晝高子以爲孟子信
晝人之言而欲不行乃謂公孫丑曰晝人之言于夫
子夫子信乎公孫丑曰諾子請問之入曰衆人之言
信僞孰多孟子曰僞多曰能言天不覆地不載乎曰

甚于斯言天不覆地不載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僞先見其僞欲惑于人其可得乎隱其機而難知其僞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設筭于野隱其機也獸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設僞于國隱其機也人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曰孰不懼邪曰君子周防其身何懼公孫丑出曰夫子不信畫人之言哉

屋廬子七

孟子適任見季子喜欲授孟子祿孟子辭而去屋廬子撫然曰連敢問昔夫子居鄒任君嘗以幣交之夫子受今之任任君復以祿授之夫子不受何也曰汝

聞孔氏不疑之盜乎不疑宋人也好饋食于士士有
盜于孔氏者未嘗不懼其盜焉然而不疑豈真盜二
宋有無肖之歟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貽盜之名矣今
任君待吾誠有孔氏好士焉左右無肖非爲任君盜
邪吾今懼盜之人也吾苟不去未始能報任君也適
足以貽任君爲盜之名

右上卷七篇

續孟子卷上

續孟子卷下

唐

林

慎

思

撰

咸邱蒙八

咸邱蒙問曰吾聞諸仲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舜瞽叟有不父之名何也孟子曰瞽叟不父天顯之也天生大孝于舜使化天下之人也故不生于帝裔而生于庶人不事于常父而事于瞽叟生帝裔則身先貴也身先貴則何以育兆人乎事常父則心先安也心先安焉能成大化之節乎是以取庶人之窮以處舜則使舜無怠矣命瞽叟之惡以化舜則使

氏不疑之盜乎不疑宋人也好饋食于士士

不懼其盜焉然而不疑豈

好士邪反貽盜之

之

齊宣王上

齊宣王問孟子曰吾欲

前後賢不肖孰辨邪孟子曰

可用而用乎曰王誠不見所以用也夫

于山谷處于庭廡久則圯壞以封苔蘚以

外誠不分其松櫟也在斧以削之斤以斲

然後辨矣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
客以莊目之于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在
勞以處之索其內然後辨矣王苟不用則
以別乎

萬章十

萬章問曰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使易地則皆然
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
播種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種乎孟子曰惡是何
言歟夫山者狩水者漁皆捕于物也善捕于物使狩
反于水必能爲漁焉漁反于山必能爲狩焉禹稷居

舜無怨矣然後率天下之爲人子者得以化舜則使
邪戒天下之爲人父者得不懲瞽叟之惡邪所以舜
有大孝之名由瞽叟化之瞽叟有不父之名由天顯
之

齊宣王九

齊宣王問孟子曰吾欲任忠去邪用得其當唯左右
前後賢不肖孰辨邪孟子曰用之而已矣王曰惡知
可用而用乎曰王誠不見所以用也夫材旣伐矣離
于山谷處于庭廡久則圯墁以封苔蘚以周目之干
外誠不分其松櫟也在斧以削之斤以斲之索其內

然後辨矣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退以恭言
容以莊自之于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在祿以誘之
勞以處之索其內然後辨矣王苟不用則賢不肖何
以別乎

萬章十

萬章問曰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使易地則皆然
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
播種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種乎孟子曰惡是何
言歟夫山者狩水者漁皆捕于物也善捕于物使狩
反于水必能爲漁焉漁反于山必能爲狩焉禹稷居

平世而顯其功非山者狩乎顏回居亂世而守其道
非水者漁乎苟禹稷遊于孔門名不後于四科必矣
其與狩者反于水漁者反于山何以異乎

宋臣十一

孟子問宋臣曰子之王于民何如曰撫之曰何以撫
邪曰民未及歉則開廩以賑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
寒則散帛以給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曾
不若魯民也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百里有
薪也北園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乎園乎
其子曰園近願採諸園魯民曰汝勿以近爲易而採

也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遠是大
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盡則
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
薪盡則天下之薪何有哉子之王于民猶此也民有
耕織猶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給之是知
魯民教子乎以恩樂于民不知民樂爲情民情則何
取乎

莊暴十二

莊暴問孟子曰鯀遭舜殛禹受舜禪其爲孝乎孟子
曰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夫鯀遭舜殛公

魯國之君其能窮予乎

公都子四

公都子問曰吾聞諸齊人言蜚蜚所以諫于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是夫子之謀邪孟子曰然公都子曰齊人有言曰夫子能爲蜚蜚不能自爲而何孟子曰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天吾所以疾脫蜚蜚以昵王故耳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嘗

婦有不忍從者呼隣女爲媒而兌之

孟子樂去齊高子曰

然王意于夫子不爲不厚矣夫子

補之今何爲不止孟子曰吾嘗觀齊

然而執雅樂之器者王雖未棄王終不能用矣
雅聲以得罪于王也今吾以王之未棄也若受王之

子撫然曰連敢問昔夫子居鄭任君嘗以能多之夫

子受今之任任君復以祿授之夫子不受何也曰

窮以處舜則使舜無怠矣命瞽叟之惡以化舜

窮以處舜則使舜無怠矣命瞽叟之惡以化舜

讀孟子

卷下

申樂子

卷下

魯國之君其能窮予乎

公都子四

公都子問曰吾聞諸齊人言蜚蜚所以諫于王而不
用致爲臣而去是夫子之謀邪孟子曰然公都子曰
齊人有言曰夫子能爲蜚蜚不能自爲而何孟子曰
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夫吾所以疾脫蜚蜚非他也
以昵王故耳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嘗命其婦與焉
婦有不忍從者呼隣女爲謀而脫之然而隣女不親
于齊婦也殺人未嘗與也所以爲齊婦謀者齊婦之
急也不爲已謀者于已非急也今蜚蜚誠猶齊婦也

齊王面南蜺鼃而北吾未嘗與焉所以爲蜺鼃謀者
于我能急邪汝信齊人言齊人安知吾所爲乎

高子五

孟子將去齊高子曰王欲授夫子室夫子舍之而去
然王意于夫子不爲不厚矣夫子或缺所以脫王必
補之今何爲不止孟子曰吾嘗觀齊王之意也先有
執雅樂之器進于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嘗樂也後
有執靡聲之器進于王王始輕之使奏而未嘗舍也
然而執雅樂之器者王雖未棄王終不能用矣是執
雅聲以得罪于王也今吾以王之未棄也若受王之

祿居王之室王終不能矣是媒吾身以得罪于王也
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適而不遇哉孔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耻也

公孫丑六

孟子去齊反鄒止于晝公孫丑高子從晝人有惑于
孟子曰齊王能悔過修德日新其道鄒之民聞于路
夫子何適哉孟子不憚經宿于晝高子以爲孟子信
晝人之言而欲不行乃謂公孫丑曰晝人之言于夫
子夫子信乎公孫丑曰諾予請問之入曰衆人之言
信僞孰多孟子曰僞多曰能言天不覆地不載乎曰

甚于斯言天不覆地不載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僞先見其僞欲惑于人其可得乎隱其機而難知其僞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設筭于野隱其機也獸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設僞于國隱其機也人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曰孰不懼邪曰君子周防其身何懼公孫丑出曰夫子不信畫人之言哉

屋廬子七

孟子適任見季子喜欲授孟子祿孟子辭而去屋廬子撫然曰連敢問昔夫子居鄒任君嘗以幣交之夫子受今之任任君復以祿授之夫子不受何也曰

聞孔氏不疑之盜乎不疑宋人也好饋食于士士有
出于孔氏者未嘗不懼其盜焉然而不疑豈真盜邪
宋有無肖之氓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貽盜之名矣今
任君待吾誠有孔氏好士焉左右無肖非爲任君盜
邪吾今懼盜之人也吾苟不去未始能報任君也適
足以貽任君爲盜之名

右上卷七篇

續孟子卷上

續孟子卷下

唐

林

慎

思

撰

咸邱蒙八

咸邱蒙問曰吾聞諸仲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舜瞽叟有不父之名何也孟子曰瞽叟不父天顯之也天生大孝于舜使化天下之人也故不生于帝裔而生于庶人不事于常父而事于瞽叟生帝裔則身先貴也身先貴則何以育兆人乎事常父則心先安也心先安焉能成大化之節乎是以取庶人之窮以處舜則使舜無怠矣命瞽叟之惡以化舜則使

舜無怨矣然後率天下之爲人子者得以化舜則使
邪戒天下之爲人父者得不懲瞽叟之惡邪所以舜
有大孝之名由瞽叟化之瞽叟有不父之名由天顯
之

齊宣王九

齊宣王問孟子曰吾欲任忠去邪用得其當唯左右
前後賢不肖孰辨邪孟子曰用之而已矣王曰惡知
可用而用乎曰王誠不見所以用也夫材旣伐矣離
于山谷處于庭廡久則圯壞以封苔蘚以周目之于
外誠不分其松櫟也在斧以削之斤以斲之索其內

然後辨矣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退以恭言
容以莊目之于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在祿以誘之
勞以處之索其內然後辨矣王苟不用則賢不肖何
以別乎

萬章十

萬章問曰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使易地則皆然
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
播種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種乎孟子曰惡是何
言歟夫山者狩水者漁皆捕于物也善捕于物使狩
反于水必能爲漁焉漁反于山必能爲狩焉禹稷居

平世而顯其功非山者狩乎顏同居亂世而守其道
非水者漁乎苟禹稷遊于孔門名不後于四科必矣
其與狩者反于水漁者反于山何以異乎

宋臣十一

孟子問宋臣曰子之王于民何如曰撫之曰何以撫
邪曰民未及歉則開廩以賑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
寒則散帛以給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曾
不若魯民也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百里有
薪也北園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乎園乎
其子曰園近願採諸園魯民曰汝勿以近爲易而採

也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遠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盡則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薪盡則天下之薪何有哉子之王于民猶此也民有耕織猶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給之是知魯民教子乎以恩樂于民不知民樂爲情民情則何取乎

莊暴十二

莊暴問孟子曰鯀遭舜殛禹受舜禪其爲孝乎孟子曰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夫鯀遭舜殛公

也禹受舜禪亦公也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鯀
無私于禹也禹不以父讎可報而不受禪是無私于
舜也且舜哀天下之民于墊溺也命禹治之禹能不
私一家之讎而出天下之患也此非禹之孝在乎天
下而不在乎一家歟苟私一家之讎而忘天下之患
則何以爲禹之孝故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其是之
謂乎

彭更十三

孟子居休嘆曰天富吾道不使齊王用吾豈吾之溫
歟彭更曰夫子何爲急急乎且善醫者不自造他戶

自造他戶雖善醫人不得不疑自俟他顏雖善相人不得不賤矣今夫子不爲齊王用豈不由自造自俟而使疑且賤乎孟子曰噫汝之言蔽矣夫路有囊金迷于夜而不止者將入寇盜之境非有仁人導而出之不能免其害矣今齊王昏昧若迷于夜也寇盜之害將生亂亡無日矣吾非不仁之人安能忍其害生不導之而出邪所以急急于齊王豈以求用爲心哉然而王不用吾所導是以嘆也詎同醫相之心而懷其利乎

陳臻十四

陳臻問曰堯有天下皆謂比屋可封然而四凶在庭
亦可封邪紂有天下皆謂比屋可誅然而三仁在側
亦可誅邪孟子曰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
也堯之仁也化天下皆如堯之仁矣不以四凶不可
封而廢天下可封也紂之戾也化天下皆如紂之戾
矣不以三仁不可誅而廢天下可誅也且舉目于洪
海必曰水彌天矣雖旁有洲島豈能廢彌天之言乎
馳心于巨岳必曰勢接霄漢矣雖上隔空虛豈能廢
接霄漢之言乎比屋可封若洪海彌天也四凶猶洲
島矣遙望彌天孰計洲島邪比屋可誅若巨岳接霄

漢也三仁猶虛空衆仰見霄漢孰計虛空邪所謂以
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亦昭昭歟

右下卷七篇

華

邪糾

右一經內編

宋大司馬之次及諸公同議以爲此經是宋

景祐二年禮部太常寺卿張洎等上言此經是

仲蒙子卷上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虔中撰

補州李調元贊卷校定

槐里辯三篇

上篇凡五章

彰變

辯治

喻民

演喻

較功

彰變

負罰喻妖祥

與衰喻良暴

干祿先生

本作
卓祿

問王道興衰由天之歷數有諸仲蒙

子曰非天也人也曰星有妖祥天所示也不使妖見

唐虞禘呈幽厲豈非天職興衰不亂亦妖祥均耶曰

里有良吏暴吏損益于民也不由牧政之心焉然則
政之不亂也不使罰及忠信賞歸苛酷矣是賞罰均
于政也而良暴豈由于政哉是興衰係乎君人猶耳
暴係乎里吏則天示妖祥顧非均于賞罰邪豈使妖
見唐虞祥呈幽厲歟則知化妖祥者由乎天變興衰
者由乎人故曰非天也人也

辯治

治大易治小難

于祿先生曰治千乘之國與十室之邑孰難伸蒙子
曰國易曰何以然哉曰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衆
人力窮一身然則勞衆孰與勞已之難乎夫工于材

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繩墨以智也斧斤以力也布
繩墨豈不易于運斧斤之勞乎矧繩墨誤猶可移斤
斧誤其可移哉治國施教令非布繩墨邪治邑承教
令非運斤斧邪則治國孰與于治邑之勞乎

喻民 古今化民難易

干祿先生曰古民難化于今民乎仲蒙子曰今人易
化曰古民性朴今民性詐安得詐易于朴邪曰朴止
也許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
可決使東西乎且嬰兒未有知也性無朴乎非兒已
有知也性無詐乎聖人養天下之民猶口見也則古

民嬰然未有知也今民叩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與化未有知之難乎

演喻

干祿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于古邪仲蒙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堯塉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堯之化孰有頑嚚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較功

干祿先生曰吾聞昔者嬴噬六國劉剪一項較其功

孰難仲蒙子曰羸難曰六國誤于儀秦之辨羸因其
敵而取之奚其難曰吾聞秦原有鹿獵師不能獲焉
一旦猛虎殺而棄之然後獵師爭而取之矣且殺之
者生鹿也爭之者死鹿也羸噬六國是虎殺生鹿劉
剪一項是獵師爭死鹿也與其得死鹿于劉孰若得
生鹿于羸之難乎然羸不二世而劉四百年得生鹿
之虎又孰如得死鹿之獵師乎

中篇凡四章

演聖

喻時

全明

遷善

演聖

知道先生

本作知遒

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乎仲蒙

子曰仲尼得于楚不爲有土失于楚不爲無土何則
鰭居口水鯤不可止也鸞巢之林鵬不可棲也故仲
尼無土于一時有土于萬代也且生遇無道則天下
猶小不容仲尼也矧一楚國何益乎苟生遇有道則
陋巷非隘可封仲尼也雖百楚國何及乎所以仲尼
之道高大無窮焉亘萬代而乃容非一時之能容矣
苟以一時封楚是鯢止鰭水鵬棲鸞林旣莫能容也
孰爲有土乎所以亘萬代而乃容果遇有道而封也
孰爲無土乎故儒行曰儒有不祈土地立禮義以爲

土地則知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明矣

喻時

知道先生曰仲尼登泰山小天下其然乎仲蒙子曰然曰天覆無窮惡謂小邪曰以時觀之而小也夫越巨川過昏瞋之時望十里之岸如在數步之中是豈川之隘乎蓋昏瞋觀之而然也仲尼生于周末歷聘七十國莫能容者非天下昏瞋乎天下昏瞋觀之而小不亦宜哉若使仲尼生于陶唐之代則君如日也天下皆盡也天下惡得而小哉故曰以時觀之而小矣

全明

知道先生曰吾聞仲尼日月也伐木于宋削迹于衛
有損于明乎仲蒙子曰何損哉夫盜者習于昏黑也
見明則惡之蓋不利其盜矣宋衛是習昏黑者也目
仲尼則惡之蓋不利宋衛之盜矣盜自盜也日月仲
尼何損哉曰歷聘無用于天下有損于明乎曰何損
哉夫人之寐也見明則避之所以不用日月也是時
天下諸侯皆寐見仲尼則避之所以不用仲尼矣寤
自寐也日月仲尼何損之有

遷善

知道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于梧宮有諸仲蒙子
曰子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
放之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放歟曰桀紂
大不肖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
伊尹其捕鼠邪仲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
害人者乎良御必能維繫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
噉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太甲不肖
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繫以遷于善也桀紂不肖猶
猛虎也龍逢比干豈可囚拘以遷于善乎知道先生
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

下篇凡五章

明化

廣賢

較仁

持危

利用

明化

隨其才性而化

求已先生

本作碑記

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仲蒙子曰

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于水邪曰善不

在柔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爲災水能潤澤亦

能爲沴及其遷也化災爲炮燔化沴爲潤澤豈在化

火爲水乎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爲惡反

惡爲善矣孟母正己以化子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

爲善邪齊桓大功而化子豎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爲惡邪所謂人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廣賢

求已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肖周公何爲急邪仲蒙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聞鬻者之聲則必躍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賈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心嚮焉周公設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

迎之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

較仁

求己先生曰善治天下與善治國者其語大則曰堯仁如天周德至矣然稽其勤治之心昌及于勛邪伸蒙子曰論其位則勛崇較其仁則昌至先生戰然曰昌民得及勛民之樂邪曰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曰噫昌之時辛方縱毒天下之民皆罹其苦猶遇昌德化猶酷父之子其伯叔私撫焉當是時幸其偷生

亦憂且懼矣寧謂喜邪勛之時水不爲沴天下之民
皆忘其咨又遇勛仁化猶沃壤之苗而甘澤復加焉
當是時生意滋茂泰且樂矣寧無喜邪曰先生聞齊
相養士三千乎聞晉臣飯桑下餓人乎餓困而得食
與食厭而得魚孰急乎五帝之民與以時治爲常遇
勛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時亂爲常
遇昌之德豈非餓困而得食歟故謂勛民雖樂不及
昌民喜也亦明矣

持危

永已先生曰四皓遁跡避時名高後代酌其傲君而

處私賂而出非罪人也仲蒙子曰正天下也何罪之
有曰徇呂氏以矯高祖是躡邪徑而背直道何反謂
正哉曰用邪扶正也且大厦之歆也必歆其不以扶
之然後正矣方高祖欲廢嫡立庶太子勢搖羣臣心
動是時天下政柄將失所持四情心是危急可以正
之惡能忍其危哉所以徇呂后謀從孝惠出是謂用
邪扶正不甚至歟若爲不然則從其廢嫡立庶戚氏
得以惑亂一人傷義萬樞欲漢室不危難矣又安得
傳其後嗣哉則知正始而處者非傲君也辭夫爵
也終而出者非鬻賂也正天下也

利用

求已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伸蒙子
曰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悅其不利
邪曰恩施于民民旣民矣刑施于民民不民矣且民
旣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禦哉譬
處家而治羣下焉下之良者雖恩賞不至且未失于
良矣下之惡者苟刑責不及孰可制其惡哉是知治
民用刑爲最

牟祿

本注槐里有干祿先生始隱高山獨懷
古節不徇時態嘗語人曰吾逢有道則
出無道則隱今遇昭代吾不能違遂出
以干祿爲字然而棲遲法度進退容儀

未嘗忘山

御道

本注槐里有知道先生自謂進退有時

吾不妄動是以自謂知道蓋有樂水之癖凡居處祝聽以泉源池

硃砒

本注槐里有求已先生陋巷固窮學道無倦嘗曰莫邪器成不磨礪其刃安能

剗犀截鐵君子晦迹不磨礪其道安能顯揚故號求已先生字從石

仲蒙子卷中

唐尙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虔中撰

綿州李調元贊菴校定

澤國紀三篇

上篇凡五章

辯刑

合天

去亂

鏡旨

鑒旨

辯刑

宏文先生

本作
滅咳

曰有道之君刑孰峻于無道之君乎

仲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聞堯舜暴虐桀紂
寬仁乎曰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爲峻也必

能滔湧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陷也狼虎之爲峻也
止于呀風吼霧噬獸陷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
水火仁于人而人賴之不見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
人畏之故見其峻也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
猶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豈不明乎

合天

宏文先生曰秦人焚書坑儒以愚黔首竟其帝萬世
矣而亡不旋踵何邪仲蒙子曰天亡之也吾聞順天
者昌逆天者亡天生羲農黃帝堯舜爲道之宗又生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道之主其言式萬代其政訓

百王譬日月不可揜山川不可遷也秦人嫺笑先生
紀棄禮法悉舉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橫目蚩蚩無知
識無防節是日月晦蝕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滅亡
之形而人不知也一夫呼七廟墮秦焚書是自焚矣
秦坑儒是自坑矣世未有合天而亡逆天而存者也
故曰秦之亡天也

去亂

宏文先生曰秦并仁義鞭笞天下爲後代所醜何其
烈歟仲蒙子曰天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
亂也當六國相強二周皆弱此時已亡仁義雖尙戰

爭故天下大亂不一其主也天俾秦并而一之又不能守故天下復一于漢所以去天下之亂也曰秦曷不尙仁義以守之歟曰仁義者秦人之所諱也秦以山西之習起而馳驅中原惟知于戈弓矢之爲利也惡識仁義哉天厭六國之亂而使秦并之天又厭秦之亂而漢得之南方有蜎縱毒于路而里人惟養鳩以吞之秦之亡六國是鳩之吞蜎也北方有虎食人與獸武士設檻以殺之秦之自亡是虎之投檻也安有亂而不亡乎故曰天之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上天下之亂也

鏡旨

宏文先生曰秦有寶鏡照人肝膽能使左右前後蓄
不廉不忠之心者於是鏡皆有不隱若使後代帝王
有是鏡也則不廉不忠之人得肆于前後左右邪伸
蒙子曰不然是鏡凶鏡也于秦爲不忠甚矣斯由之
父子高樂之翁婿袁凶鞠頤懷設飾詐朝夕出入于
宮庭之內其爲不廉不忠孰甚焉而是鏡曾不能照
其奸僞之一毫則是凶鏡也又何以取于後代乎秦
尙法律焚詩書肆虐于人上危亡之不暇矣况乎賊
盜阻山義兵四起天下族謀以亡秦而是鏡且不能

照之其爲不忠莫甚焉秦負鏡哉鏡負秦哉

鑒旨

妄文先生曰三代衰亡垂鑒千古何後代有踵其亡哉仲蒙子曰三代之季鑒于有道不鑒于無道也且居起欲奢鑒之而反儉成刑于暴鑒之而反仁畋遊欲縱鑒之而反禮聲色欲荒鑒之而反德是猶鑒治國之政而成有道之基矣反是猶盜賊之類晝觀刑戮于市暮行誅劫于衛豈刑戮能使之鑒邪蓋盜賊之心不可移也雖知夕必禍而朝且殺人矣是謂三代之垂鑒于有道不鑒于無道也

中篇凡三章

演忠

明諫

辨惑

演忠

如愚子曰

本作比

比下何如臣乎仲蒙子曰忠也曰比

干諫不止致辛有否賢之罪名落千古而爲後代之
所醜斯實陷君子不義惡爲忠乎曰辛爲君金炭生
民是時天下之心皆欲亡商興周蓋商之朝猶有賢
人賢人存則商不亡商未亡爲天下僂是以比干知
存無益故力諫就死惡不爲忠乎曰知存無益胡不
逃去逃去則商無賢人無賢人則辛自亡矣惡有割

賢人之罪爲千古醜歟曰苟使逃去則無忠臣死諫之名垂于後代也且比干非不知辛禍胎已長勢不可止蓋不忍不止則竭忠諫之諫之不聽亦欲垂明鏡于後代則辛有剖賢人之罪得無鑒戒于後代邪是以比干之忠不獨忠于一時而亦忠于後代矣

明諫

如愚子曰夷齊諫周武欲存商紂其爲義乎仲蒙子曰然曰商紂肆湯火之威下民罹煎熬之痛周武不忍而伐之是時天下咸欲速兵救世何夷齊獨諫周武之代存商紂之暴而爲義乎曰夷齊之諫不獨吐

一時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紂可伐也獨
夷齊不以爲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諫不貴納于一
時之周武而貴納于後代之諸侯不貴存于一時之
商紂而貴存于後代之王室知後代王室必有肖商
紂之暴後代諸侯必有肖周武之志故損身諷諫用
譏後代伐君者恐中損身之譏無生易國之志此非
夷齊之意深乎若謂止周武繼商紂爲心是不能立
昭代之謀救下民之難而遁跡餓死真曰愚矣後聖
曷稱爲賢哉蓋立謀救難不乏其臣所以去之將持
終身之仁用全諷諫之道故有知者謂之仁義不其

然乎迨後幽厲有商紂之暴不爲諸侯易其國是恐
中損身之譏也故得周室不翅于卜數非由夷齊忠
諫所致哉如愚子釋然曰夷齊之意深矣有傲夷齊
者惟知夷齊行去周之名豈知惟夷齊全周之義乎

辯惑

如愚子曰吾聞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諸仲蒙子曰
人無不惑蓋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
所惑而惑矣曰吾聞古之帝王蓄貨財淫酒色未有
不亡國喪身矣所以桀紂幽厲皆由是也矧臣民士
庶由是而亡家喪身多矣得不爲惑歟曰是不知其

所惑矣而惑遂至喪亡焉設使君如堯舜臣如夷齊
上如顏閔前設糟邱酒池之樂後陳鹿臺銅山之貨
左右列姐已褒姒之客安能亂堯舜之德汚夷齊之
風染閔顏之行而至喪亡乎如愚子岫然寤曰誠哉
人無不惑在與不知耳

下篇凡二章

分賢 彰明

分賢

盧乳子曰

本作
麟毫

陶朱公何如父乎仲蒙子曰賢也曰

中男殺人不命長男持金如楚誠知其無用之矣然

而長男竟將以行曾無教訓之言迨及其反則笑曰
吾必知殺其弟矣是事往後言惡得賢邪曰人性勇
怯非教導能移也且雷霆倏閃聲騰百里則勇者神
不搖怯者眼先慄當是時也人非神之不欲搖如其
怯何陶朱公知長男恠棄財之性不可移也所以不
命其行及其行也豈可教導以移其恠哉曰然則安
得不奪其行邪曰苟奪其行則先見自殺其子也先
見自殺其子之名則不見棄財之性又安能明陶朱
公不命其子之心乎所以陶朱公之賢由是而分矣

彰明

盧乳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仲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全于四科垂于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于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子喪明而鑒哉能正天下之爲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明于古人非明益彰邪

臧岐

本法澤國有宏文先生當時兵寇入皆負戈甲獨子嗜文或曰方事甲戈安用

宏文對曰吾以宏文爲甲戈故字從戈甲

勑勑

本注澤國有如愚子生于田家家本農業獨子捨農而務學慕顏淵德行遂名如愚親族譏其忘本乃曰吾張耒耜于教學有無可待矣故名字從未文也

鹿乳

本注澤國有盧乳子家中山中慕黃老
方外之術鍊形息氣恬淡無爲師仙人
盧乳脩真之法而又自
隱于陶散字皆從瓦

伸蒙子卷下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虞中撰

綿州李調元贊補校定

時喻二篇

上篇凡八章

明性 刺奢 顯防 伺難

治難 審類 遠化 譏臧

明性

韶夏之聲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鄭衛之聲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捨也何哉可敬者禮節也禮則難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禮也非禮易惑故人

不能捨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樂者教難行也吐倡優之辭皆得人之喜者辭易惑也惡有聖徒能乘其心者後易惑而難行哉

刺奢

一樹之花人爭盼焉一株之棘人爭忌焉且人皆愛花之鮮研不知鮮研能誘人爲驕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傷害不知傷害能誠人行正直之路矣嗚呼驕奢事極則花爲禍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則棘爲利人之本者也而人不知忌于花而忌于棘噫其惑人也久矣

顯防

居暗室而望明庭者雖隔簾幙而妍醜亦辨矣居明庭而視暗室者雖去簾幙而美惡不分矣故君子居其顯進退不違規矩也脫有一失則庸昧者皆見而譟矣小人處其昧動作皆爲非僻也曾無一是雖尊顯者誰見而譏是以古之聖賢立道光顯爲後代所瞻矚使無一失者得不由防其譟之邪

伺難

舟行防覆溺之患伺無風波則越重溟如池沼矣車行防函掠之患伺無寇盜則喻修嶺如康莊矣君子

行其道則先防惡人伺其善則交之豈知有行善而
蓄惡者伺難甚于風波寇盜乎及中路罹其謗譖則
何啻于舟車之遇溺掠邪

治難

習幻惑之徒蓄其異術每一呼吸皆能變寒爲暑變
正爲非矣習焚鍊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變
石爲金變土爲銀矣然外物榮枯貴賤猶能變之而
已身榮枯貴賤不能變之何邪信知於外物之易而
治已身之難也今有人行文行忠信之道能言于人
而不能行于己與夫習幻惑焚鍊之徒何如是知巧

婦之手不能飾醜爲容壯夫之力不能拔賤爲貴

審類

負樵蘓者日跨崇巔不告吾勞矣乘麒麟者一涉修途則吾倦矣非負樵者不勞而不告告之無聽于人焉乘馬者一倦而吁則吁有聞于人焉是以處上位者不見下民之艱一有不快其心者則吁聞于天下矣噫豈知下民終日勞心而無告于上乎

遠化

日月之照孰曰偏邪而瞽者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孰曰隱邪而瞶者不戴雷霆矣聖人以恩信臨人豈

得昧于天下乎蓋習叛者瞽于恩信也刑法示人豈
得默于天下乎蓋習盜者瞽于刑法也嗚呼恩信非
不博罰法非不大而叛民盜吏瞽瞽于下豈恩信刑
法能化乎

譏惑

絲蟲常絲也絳人之身孰曰喜邪梟鳥常舌也鳴人
之面孰曰怪邪以其爲喜未聞歸福于亂以其爲恠
未聞降禍于德是豈蟲鳥之動有微邪蓋爲小人觀
聽不能無惑耳則知妖容露于人人皆愛也豈知絳
人之心爲疾乎噲語示乎人人皆惡也豈知鳴人之

過爲誠乎

下篇凡八章

由天

警感

辨功

慎名

指常

指公

諷朱

書誤

由夫

趙女有巧飾容者越女見之謂傾國之態難移矣豈知習之而反自勝邪鄢人有善調歌者巴人聞之謂貫珠之音可奪矣豈知習之而反不及邪且顏容喉舌天然也妍醜清濁豈有同乎燕以齊莊運動不得無師矣仲尼昔師于老氏也後設其教則大于老師

焉是師其齊莊也妍醜豈由于老師乎韓非李斯昔
師于荀卿也後行其道則反于荀卿焉是師其運動
也精濁豈由于荀卿乎若使人有能否可褒責其師
也則妍醜精濁亦可移于人不由天矣

警惑

投數爭輸贏一有勝之者則呵而怒矣卜聲伺凶吉
一有不善者則慄而懼矣投之卜之皆我爲也而數
與聲豈有情于我乎夫區區于名利之途者朝出暮
人投一章卜一句宜爲人所知矣及其不知也則或
憤或戚焉噫殊不知自爲之也豈知知道之人而無

憤無戚邪

辨功

傭治粟者雖役力求精曾不得其嘗焉傭治膳者雖不勞力自精亦先得其嘗焉矧治粟功至僅免于誅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賞焉何則治粟猶四方外臣也治膳猶左右內臣也外不及內而然也噫使明目達聰鑒難易于內外而賞罰豈有謬加者乎

慎名

終身爲善而善未必聞卒有一惡歸之則爲善之名敗矣終身爲惡而惡不可揜卒有一善歸之則爲惡

之名弭矣。鯨之職非不專也。一旦功不至反戾其職矣。管仲之謀非不僭也。一旦功既霸反高其謀也。嗚呼。服玩之器重于千金也。忽壞則棄糞壤焉。裨草之叢蔓于葺蘭也。忽食則同穀粟焉。

指常

陷官之膳以膳爲常。雖疊歲飯之而心無荷焉。陷人之饌以饌爲異。雖一旦飯之而心長憾焉。人在治代則以聚樂爲常也。疊歲受唐虞之化孰有荷乎。人在亂代則以聚樂爲異也。一旦被湯武之德孰無感乎。嗟夫。徒知感異恩于一旦。豈知荷常德于疊歲邪。

指公

郡起虎狼之暴雖隔他郡聞之亦咸有懼心也地產
珠玉之珍雖隔異地聞之亦咸有嗜心也一有能殺
狼虎者衆聞之莫不喜一有能得珠玉者衆聞之莫
不嫉蓋殺者去衆害公其利也得者奪衆好私其利
也且人心皆知喜公而嫉私也使能得是公云是私
而與衆人喜而不嫉者幾人乎

諷失

設牢于路用去害焉害未及去而人過之反爲害矣
稅金于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之反失利矣

且養其卒非捕民之寇盜邪寇盜未必由卒捕也而先盡民之父子焉條其吏非勸民之農桑邪農桑未必由吏勸也而先奪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爲害化利而失利歟嗚呼韓非說難嵇康養生亦幾于是矣

書誤

鑿井于路傍用濟路人之渴一有墮之者則罪鑿井焉立署于河側用權商賈之利一有危之者則反德立署焉然鑿井至仁而反不仁立署至不仁而反仁邪所反者皆誤而然也是以力仁之士人苟防其誤

則不得其仁矣。力不仁之人，不防其誤，則不全其不仁矣。嗚呼！吾見今爲不仁，但多防誤者矣。孰見今爲仁，有不防誤者邪？

Blank columns for text.

父

不

宋晁昭德郡齋讀書志廣成子解一卷
眉山蘇軾撰軾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
廣成子一章爲之解景迂等難之其序
畧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
生異論竝先生許我不爲因翰墨具
在云按東坡此書語極精粹醇熟人所
未發明范欽曾刻之今不可復得而東坡
全集亦不載應係當日單行故重梓
以公諸世羅江李調元鶴洲序

[illegible]

廣成子解

宋 蘇 軾 解 綿州李調元校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
綫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

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
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己而問物惡其不情也
故曰而所欲問畜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
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
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
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然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
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
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

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
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
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
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
情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
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
此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間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蹙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多容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
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
窈冥昏昏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夫
窈冥昏昏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冥昏昏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
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
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營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眞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愼外不閉二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
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
然力耕敏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竊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
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鍊變化聖氣
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
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竊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
慾去長生之害人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專足於
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
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

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一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夫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榮趯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

月
三
角
三
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
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
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
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繹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
猶曰明也歟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
之真人黃帝師也范欽跋

廣成子解終

